

臨川縣志卷之七

都鄙志二

古三廂本宋立屬兵馬司元廢三廂立錄事司在五縣之
上明改屬縣增廂一順治四改靈臺鄉之十二都爲外
西廂始有五廂港東廂爲畬者二有土阜曰靈芝明進十
湯顯祖墓在焉其橋三曰文昌曰孝義曰小橋東湖水由
此入河其井一曰文昌橋頭井其寺二曰孝義有晉太傅
王祥祠有卧水池曰正覺中有籜龍軒前有湖爲東湖通
文昌橋下水謝逸諸賢有夜泊詩古有放生池今堙爲田

其菴二

文興曰
東湖詩

菴僧瑞曇重修改今名祠一曰蕭安公祠在小橋頭閣



曰文昌舊爲放生閣

撫州新作浮橋記 宋呂祖謙

撫之谿故無橋乾道初元

知州事陳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來淳熙二年秋七月
甚雨淫潦漂航斷笮無一存者吾友趙景明適爲此州
復新之以書請曰燁試郡未幾而橋毀約已嘗用不敢
賦諸民造端以十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部使者
周侯嗣武實佐其費而屬役於知臨川縣江霖橋東西
相維其修百丈聯舟爲梁合五十有四艘願記其成以
諭來者予報之曰橋梁郡政之一也子不忍涉者之病
政以時舉亦庶乎長民者之心矣然城圍之近易察也
水潦之害易知也道路之謗與易聞也至於不矚之地

禾形之患弗能自達之呻吟慨嘆昔之君子惴惴焉懼
此之畏子尚戒之哉蓋心不在民固負於師帥父母之
名慮不能周四封則亦無以充一方之任所存者篤所
綜者博其開塞建著繼此而講者則有次第矣是橋也
特發政之始邦人將惟子之視焉無是心而有是政者
否也有是心而無是政非制於上而不聘則壅於下而
不流也撫去吾州且千里孰隳子上孰承子下吾皆不
能知獨以橋役言之有部使者勸相攸助以啟厥功有
縣令奔走服勞以集厥事以是而觀子之州上下之際
輯矣爲子之所爲其何所憚亦何所諉乎邦人匪徒子
之視將惟子之望且責也遂次其語以遺撫人俾立石

水涯以俟

文昌橋記

宋李劉

道臨川而東走行在所出城門纔數

武限以汝水乾道遠熙熙聞罷聯舸爲浮梁擊兒東萊先
牛呂成公所記間數年竿敗雨潦淫溢則臺漸交病郵
傳失期朝集真輪者重足錯轍嘗竭蹶嗷嗷以爭渡塵
氓逞塵尤苦之嘉泰中郡主王君繼始出力爲石梁而
屋其上橋比亦有助之者利甚博而費亦鉅中厄於火
王君力復之寶慶元年火復焦其半厲者汔濟舟者要
利居者憚費皆原其始成之難而臆其起廢之必未易
也穉守寺丞薛侯師且至顧而嘆曰不修必壞不兜孰
從責皆在我乃首捐公錢令人之旁郡擢大木旣則議

於鄉先建侍郎董公居誼及邦之寓各五邑之大夫和
與勸士民佐其役命僧妙嚴持簿其不從者勿強上義
下順鄉化黨順至有合族相率致助者遂屬新長沙宰
晏大正新監福州長樂縣嶺口鹽倉董鴻道士出內又
屬州司戶葉明道臨川縣尉陳浩司程督厚庸善價工
實謹趨埤址墟如傳木筏如上琴下宇其脊渠渠重簷
直欄其翼舒舒鬻油灰石靡隙不塗黝堊藻繪軼其始
初先是橋面平以板遺墟透鏤江風煽之輒不可撲今
敷土甃石仍禁列肆燈燼其上維舟炊煬其下者且置
鑰與城門同啟閉庶息火患橋之上增剝亭三外爲亭
一以備送迎西爲神祠東爲佛廬取金谿縣東山寺廢

七時城垣肇築闢濠塹用堙一墩以廣濠左之路橋之厄於是時豈勝言哉洪武已酉前守李公廷桂重修未就緒而去明年庚戌繼守李公敏續其役又明年辛亥業亦未卒而入覲是年癸丑予來牧是邦四月山水大發橋西第二墩爲水所嚙石卽頽墜屋隨欹崩予重以爲憂語同列橋之修不可緩僉曰唯遂捐已俸以饋匠氏又勸有司以規措木石改命耆宿吳德錦董工起是年五月迄甲寅七月橋始稱具考其成功規其修六十有五丈其廣一丈有六尺列屋於上總六十有一間東西甃兩石涯各樹屋三間以聯橋屋廣皆二丈有五尺取橋之中以底於東西及兩涯之間奉愛佛氏及觀

音大士泗洲僧伽天王金剛等神歲時伏臘崇修香火又皆守橋僧福觀爲也故老咸喜其完相率而來告曰不可不書其顛末以示來者予讀呂成公記有曰橋梁爲郡政之一橋之不修是政之不舉夫橋之建可使民無病涉今文昌橋跨大溪春夏之交諸山之水會而南下其勢不可得過民不可蹇裳涉也況東南來乎閩浙西北至乎荆淮南商車賈輻輳雲躡鱗集日夕不絕向也梗塞今則通達無阻於罷政不敢自謂何如而云利涉大川或可萬一云捐俸者同知張叔光通判蔡秉經歷李子敬知事皇甫仲儀照磨韓源也洪武七年甲寅七月丙申中大夫知撫州府事扶風馬文璧記

中於信軒連於淦章冠蓋郵驛之使無虛日率以東行
爲良橋宜廣以紆而居人旅子肩摩踵錯其亟於斯也
固晝夜然矣橋之以石也宋嘉泰始也橋之名文昌也
宋寶慶始也而唐季柏仲虔冉記乃云汝江趨文昌橋
非橋也堰也入元兵燹柏仍橋政無所考至嘉靖間守
陸公堂與令林公恕卷石易木則其先櫟也六十年而
金堤復水以全力注橋橋敗將趙州學所記橋隄足兩
存者非耶後視敗卷乃有土其中水入而隄宜矣守張
公試輒募民毀故壑而加大者四數年而丞晉江朱公
子讚署郡檄驛丞孫擇祖募修其餘仍櫟爲梁成且三
年矣而倭以熅公私戚病焉春夏間水暴下橋敗石犬
牙立破船而漂流卒不可救者歲常百十人號哭聲被
岸而莫敢以告以告莫爲緩急者費也天以蘇公惠民
至而顧視其址曰此豈不可更爲耶視帑帑虛募民民
劬吾有以處此矣夫民上所使也聞之用地者以利用
天者以時而用人者以和不和而強使之千萬人不能
用也和而使一人焉可也和莫若以道公清微虛遠以
道正其體顯允疎越以道弘其用與物無營而與民有
經所治官屬大夫士下至閭井匹夫匹婦之微與同憂
樂急人之善而寬其過得可而止其容蒼然其中穆然
未期而士民安之謠如也條疵瘼休善氣條遂公所意

起莫肯用戾於是耆稚士女皆知公有意乎成梁而未
知所承有馬之媵婦人持其半歲孤兒訴曰是兒家累
千金欲得者衆懼無以寘此子公喜而頷曰役其濟矣
令婦人出而意示其宗老曰財散則孤兒安以梁誰爭
彼者乎宗老以語媵婦人媵人曰謹如命公起曰信哉
必若所爲府不汝與也立爲徵匠於開化新安所嘗治
金堤者以來而擇三月良日首事以聞監司莫不允悅
而公乃始進耆老百工而教之曰若知爲橋所以固乎
宋守王君讜始爲石梁而屋之平以板火漏其隙江風
屨之不可向撲昨之火猶是也慎無櫟與板而以石上
下之縮水門之一而增高焉壅之無以土成無以邸閣
雖厲禁火無益也中爲亭以休而繚其欄以馮若是則
水火之卒至而風雨之無時其將免乎皆曰謹如命於
是耑者指麾信老度支官爲役書以示其發伐石冶鐵
排槎鍛灰平備善估謹往蹕來蓋十月而水門具逾年
而石道平何其快也官無董稽民無勤退何其佚也橋
成而居者連連行者翩翩又何適也高雄峻旁無蔽
虧南望石門金堤北望鍾陵劍墟溶溶葱葱開煙翕霞
臺城參差豐葺萬家亦何壯也長雲亘施潛颺折螭永
無害苗又何固也一時驩舞道幸以爲天地人合發於
茲不知我公所以執天機立地符起人心者蓋有道焉
道至而功成而公不言功郡士民與家封君謀所以言

者以命乎小子謹爲記而永之以銘銘曰星土山川旁
魄精氣形上曰道形下曰器道以持物器以濟世濟世
惟梁上直文昌何彼祝融延於戴篲傾何耿紆孰爲其
扛其扛有神除舊布新帝降不遲我公天人恭儉惟德
清明在身滌蕩苛疑毓衍純道上義下順流歡去愠不
肅而成不言而訓匹頌之微亦效其信遂梁河關下丁
孱屋精衛填河孀子移山漸履其安壯觀以還累石駢
甕瓏玲空洞委若鼉鼉舒如蟠螭廻瀾東湍堅立不動
高視遠陟如睨道陷蛟龍東南後視西北金石皎炯佳
氣四塞佳氣維何得道者多道以政通政以人和如坻
如岡如切如磋旁闢以備中亭以懋百世之營期月而

濟公不言功歸之天地公功不怠川流詎央端明惠州

宣父寶唐惠我來蘇繼繼皇皇

重修文昌橋碑記

本朝史大成

劉公治撫畿二載諸兵

燹之後殘廢頽敗如城垣廨庫志乘暨道路橋梁之類
次第修飭燦然可觀文昌橋其一也余道經其治會橋
成士民合辭誦公惠請記永之以銘余曰是知爲政矣
邇來民收簿書期會日不暇給事雖關切地方利病者
每視爲緩而不急之圖設有以雨畢除道水溜成梁告
弗省也卽省矣守輒以責之令令輒以委之吏吏輒以
錢糧無辦之說惑其上而派之民民間騷擾已甚鳩工
茫未有期官府徒以文移爲故事弗任也卽任矣捐貲

戒事或欲托之空言否亦未必輸將恐後今日曰貲未集也姑待焉明日又曰貲未集也姑待焉蹉跎歲月迄無成功弗先也嗟乎天下事以弗省弗任弗先隳者豈惟橋哉公出東門見圯橋堵立人爭舟渡卽惕然已溺之懼招寮吏紳衿而謀所以葺之願助者多寡聽力不逮者弗強名與數登諸簿籍已公曰是烏能且久待乎隨以所入俸徵匠庀材平給價值罔不舞蹈趨命經始於康熙癸卯七月迄明年甲辰二月歲事負者戴者車馬而往來者如履周行公之賜也公克省克任克先以成之也天下克省之任之先之如公何事不成豈惟橋哉今計水門十有二其高二丈有一尺其長也十有二

少其闊一丈有八尺竊以石欄中作一亭以憩悉如舊制舊於橋上架星列肆公則禁之爲向有火患江風煽焰易燎難撲民與橋災此利民甚微而病民甚鉅故禁之也非所謂計久遠者不以小惠要民譽邪余益歎公知爲政矣是役也捐貲而督程者署同知通判事楊光遠推官邱元武臨川縣令邱泰其有所助者具書於后如左公名玉瓚號黃中丁亥進士順天之大興人銘曰跨汝成梁自宋乾道合艘聯策陳森肇造迄於淳熙趙燁新之兩公績載東萊碑詞嘉泰嘉定乃甃以石罷士惟王太守惟薛先是橋名實云通濟始易文昌梅亭作記下石上板水火爲災遁興遞廢病民傷財至明萬曆

翁源蘓守石以平之庶不速朽若士先生碣言存否越
茲甲辰六十餘年劉公爲政克繼前賢毅然自任捐俸
率先功成民樂余記是請余慚先喆勉強濡頰公德旣
長余文亦永

撫州府重修文昌橋記

本朝胡亦堂

勤本務迪又用以

與時紀經者凡治是邦之事也起極流振大做以與民
修教者又有是土之職也事甚繁而職甚專故當之者
爲難任撫州出府東城門行數十步卽大溪溪分地爲
兩岸由北渡南其勢甚廣自橋梁見於有宋其間興廢
不一至寶慶而修以郡奠天文斗分野橋之地又適當
天之文昌遂以文昌名其橋焉至康熙初年毀木圮水

承豈敢自多屬以奉

國憂民用旣厥事又幸獲從郡

公之後王政是舉也於是爲之記肯康熙十八年己未

歲秋七月謹

重建放生閣記

本朝李廷友

隄城有放生閣地在文昌

橋西攷諸志皆不詳詢之都人士則云創自南宋初亦
名文昌而後名放生是說也余竊疑之夫臨川爲人文
淵藪其發秀必盛稱五峯二水蓋以五峯峙乎羣峰二
水匯乎衆水滄之一方嶽瀆而文昌橋適扼其要所謂
地靈而人傑者是然則傍橋建閣竝名文昌甚善曷爲
乎以放生名之及讀元虞公集載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宋天聖中都置放生池太守宋公卽此爲放生所或者

是閣之所由名未可知也顧南海書院在城西而今不
存放生閣在城東而今尚在不獨盛衰興廢感慨係之
而界址懸殊猶虞其有魚豕之訛焉第以仁民愛物次
第相及必煦煦焉沾沾焉謂民無不仁而殺非所以成
仁物無不愛而傷非所以廣愛其於雷霆風雨無非爲
教之意復何取焉然而天地大德發育萬物聖人惻隱
之心正以博愛調仁在昔先王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夫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此意也而謂以放生爲非可
乎辛亥之冬閣不戒於火俄成灰燼不數月而頽基廢
垣淪於荒煙蔓艸間向之所爲放生者杳不可聞嗚呼
其可慨已余與諸父老思欲謀復其舊而賦工匪細阻
於物力悵然者久之旣而邑之衿士延裊翠雲廣爲勸
募皆大歡喜布金施粟鳩工庀材如是者有年而工幾
成猶以閣臨汝水洪波巨浪洶湧澎湃衝倒傾圮復築
木結石固之而環牆以闢塵市置倉以貯糗糧如是者
又有年始得廟貌聿新而梵音不絕蓋是閣雖出之衆
力而倡率勸輸匪朝伊夕殆越經五寒暑云事旣竣余
偕諸衿士往遊其間第覺翬然太虛怡然自得鳶飛魚
躍雲行水流洵所爲活潑潑地而僧亦可適其所適也
已閣本無田而今置石櫬嗣是布衣蔬食可贍二三人
余故免諸生請樂爲之記昔乾隆元年歲次丙辰二月
穀旦知臨川縣事加二級紀錄四次李廷友撰

東湖菴記

黃石註

明勝菴者昔霍林湯太史所定名

東湖精舍今石臺李侍講所書也府志前賢游詠所集
莫著於東湖然其淤也幾何矣貞愨之際峯嶺範公至
於斯而憇焉訪榛莽撥蘿蔓欲爲廬以棲由今農之當
日必有暗叢磔而知佛相聞流泉而下聖地者於時各
公卿肥遯潔修之士從之遊者爲之聚竹石以宮之後
人本其所自始斯蓋其卓錫之基乎烈皇之末明德旣
衰大弟子完公嗣力增葺勞苦不懈者亦二十有餘年
映也實左右之今天子踐阼之七年歲在戊申完公
以耆耄西往有衆咸曰今其嗣興克終厥志者非映而
誰映靡得而辭也映嘗南登九子北入五臺敷遊蕪齊

吳粵之郊以其力丐當世仁人之粟乃輯材庸徙頽敝
擬規度建崇閣新作佛殿其中前爲大士堂傍爲遊者
居者庭舍爲樓門表其外制綦備矣壬子季秋乃勤垣
墉乃施丹雘林薄藜鬱戶庭蕭寂諸草不生雜客不入
方之西土獨不可爲阿搏精舍之一乎雖然映豈敢謂
克終昔人之志者哉夫匡廬焦山冒續光之民以氏其
山首積千年矣而莫之能改非所有自始者實有靈德
隱現於其後愆能志之不朽若斯之著乎映之志於斯
也後之人不可不知其所自始也範公諱智廓宣城人
也著明勝遺語於斯當爲一祖云

文昌橋賦

本朝李來泰有序云

亘汝水而梁曰文昌曰

唐以來舊矣名應星緯義頗佐秘率六十年而一成毀
若有數焉辛丑六月橋大壞公私空竭莫適爲主郡大
夫黃中劉公至首事興復期月而成民不知役諸臺將
上其績于朝嘉津梁之盛事集輿頌之煩詞敬爲賦之
邇湖海之上遊應雲漢之中紀會龍首而升岱準鵝尾
而列紫氣霏靈乎楚津膏瀾潤乎吳汜粵表冠纓閩標
屏几因山川之離合肇至人之經緯惟血木之星澄歷
盱池而雲委川原靈靡以遐矚煙霞網緼其表裏引赤
芾之繩繩接飛猿之豸豸峽束梁而折肱石依門而舉
趾梁壘兮工塘隋經兮夢水九井之天雞盡鳴千金之
石犀自止蓋郡城之建千有餘年而汝水之源八百其
里辨九坎兮九星貫天階兮天市法羅堰之北津象牽
牛之南指錫嘉名曰文昌會正符於臨汝是知道有亨
而濟屯物無成而不毀厥毀伊何百川初波灑灑潏潏洞
浩泐漭沱方水風之互擊亦金火之相磨土覘解而墳
裂石齒碎以噎噉高岸爲谷無平不顛壑焉聳兀舞於
盤渦嗟巢居之無恙等穴處之有沓算已窮于舟楫績
莫繼於牂牁千于兮公莫之舞伊鬱乎榜檣之歌詎神
人之煉石孰精衛之填河國僑之興誠陋王周之粟則
那厥有神君倚歟大雅原本山川經營原野熊軾轉而
甘雨隨朱旂臨而惠風灑爾乃識表雙鯨路隨三雅匪
每人而悅之若由已以溺者聚西鄙之匠石材南山之

松檟水方涸乎天根綆豫施乎炙輶爰就深以攻堅若
仰高而就下礫不汰以長青石非鞭而自赭遂乃平地
軌於齟牙仡神工而罅間既截險以橫包甫凌空而迴
跨始自元冬訖於朱夏我歌且謠或聞而詫當其律轉
佞陰刑辯白楚淵風嗜膚寒霜沒踝公徒倦乎斧柯沒
人窮乎裼裸乃至梅凍初澌桃漲方寫積潦橫流奔泉
直瀉見衝霖之駭岸驟驚風之震瓦徒扼腕於波濤諒
難加乎拊榘惟大夫之格天和陰陽而集嘏霰集沙而
不揚水歸墟而就下水雪屯乎帝車風雨調乎國社去
春潦與夏霖符會昌於壁馬稽唐宋之舊編積鏘鏘於
商賈猶且倚董勸於鉅公資因緣于藹若迨詹源之再
榮備千金於麥寡蓋亦聚費於累歲之餘鳩徒於窮鄉
之社何公私之兩忘歸一人之陶冶陶冶今既就公私
今匪疾乍虹舒以電移若山奔而石驟土欲絕以還連
波方剖而忽湊力將岸爭勢與空鬪珠圓折而月移壁
方灑而風皺花氣朝投苔痕夕秀高映天梁低分石竇
前砥柱以障流後開函而決霽爭捷疾於半碁駭天工
而雲構登平城以北望維豫章之初分獅石之風煙晝
會虎洲之音樂夜聞翠芊芊於筆架氣郁郁於凌雲山
開徐室理憶陳君睇金鷄之餘繡滙浮石之波紋益將
望長安而指吳會沂江鄂而極襄鄖惟斯橋之布武東
車馬而載奔壘衝對宇于東之麓雲林之峯三十有六

冷飛上幕之金彩映番君之族盡隄越以懸車歷龍虎
而折軸曰履道之孔平寧交岐之是卜近則荆國柘岡
謝史靈谷石門之限自開南北之井獨漉心退層巒目
眇奔瀑微仙石之塵飛辨馬耳之氣伏無兩川之曲江
等一壺之可縮瞻銅陵之鬱恣閱城闔而西遙採峩峩
之玉峇占華子之仙桂金石分而雲流日月沸而泉霽
龜跡田而長存鹿啣花其旣逝猶且眺玉筍之珠光奔
南斗之劍氣悉重趺而策蹇忘障泥而載簪遡寶華於
巴源曰紫位之所麗月明子晉之笙風舉浮丘之袂公
遠祖以由拳叔元鑿而雙髻率千里而薦歆無與嗟于
揭厲南雲油油覆於舊州羅漢隱形之石賢良焚書之
邱瓊浮醜於鵲井窮破介於龍湫刀鋸形而謁魏珊瑚
碎以懲鄒紅蓮金碧慈竹昔修長空雲散溪水迴流彼
神靈之炳迹亦曳履而遨遊乃若庭開翠幕衙擁黃紉
軍峯卓以往笏芙蓉列而綴梳通麻姑兮笙鶴挹武彝
兮鍾球墨有食而旣濟丹合節而置郵置郵東郊歲事
方奇璞甫田之土壤形太牢之噉啜歎有先於蜡息禮
惟重於陶匏喧舞歌其闔積縱士女之譁嘖經闌干之
迢遞方庵霽於靈旂維公侯之布始輯盛軌而下教況
麻源之南戒建督府而分茅出禡牙而引笛入奏凱而
歌鏡甲冕今日御旗拂兮雲旂驥飲泉而不度車臨流
而若膠縱橫鞭而飛渡或假道而旁鈔困大川之飛輓

盡遂人之芻蕘棧無絕而不續律有臧而靡滄度貌狝
于枕席奠風雨于車幘夜月楊柳之岸春風翡翠之巢
既有懷于雲壘曾何事於啁嘲先民有作我聞在昔漸
飲道腴涵濡聖液趨象嶺以橫經步鼇溪而挾策率炬
步而規行無直尋而枉尺感月且於王郎追風流于謝
客步朗月以吹簫臨清漳而岸幘亦有溝猶晉儒下里
縫掖步壁水而心疑道蓬山而興劇俳個踴隙之陰屢
顧瓠園之册引步踈踈笑言啞啞駭視聽之鴻詭侈天
人之擘畫若乃縱意重位馳情豎白道青城而問津寄
華履而指宅話東海之滄桑會龍沙之八百登華表乎
歸來嘯水天之一碧問石砬之箭機證曇駁之餘譯白
雲之藤女僧鮮曹溪之香泉初蒞道有各於津梁悟已
融于履舄乍西城其振衣修身湖其舉錫東湖之隙民
生孔贖啓關以家視道如尺飽勉齋之社倉習荆公之
雇役朝披星而趨踰暮瞻河而禱禩旣朝夕之自公亦
原田之旣闢引旭術之糞除膏衍隰之鹵斥土貢三脊
之茅野有再登之麥厥有洋洲沙石疏碣沃我桑麻宜
于蒼蒿候閭柝而入市飽露鮮與雲澤啟曠土之餘阜
習里社之擊刺無合圍而掩羣亦叠數而貫隻甫灑血
於郊原旋炙膏於粗席竝糜至以如歸望雉上之不隔
惟彼河壚魚鹽委積賈率車簽擔引船土無淫于珍
奇俗有需於布帛况吳越之經途亦滇黔之寄跡較荆

質於牙駟逐奇零於市格或包飯而趨虛或垂橐而舉
陌頑俊交馳良楛匪擇既熙往而攘來亦古靡而事易
懷桂樹兮山幽舉芙蓉兮水濶詞靡靡于竹枝歌纂纂
於桃葉動凌波之靚粧響空廊之步履既舍危而就安
曷褰裳而病涉則有慷慨孤臣羈棲倦客王粲登樓之
思楊朱岐路之泣潮生而夕月初明滌淨而秋灘正急
俯危瀾以悠悠顧清流之澌澌聊極目於煙波暫寫懷
於鄣邑嗟乎酸苦者角微之氣剽輕者江湖之習氣潤
下而善崩習慕煩以難給念往事之未周幸今茲之既
翁時則金風乍動玉露初濺天高雲靜水落氣鮮星房
綴兮碧戶月闕敞兮丹泉大夫於是俯睥睨而下眺駕
虹霓之矯矯上鏡下水滂塵洗煙正萬寶之告阜會集
計而靡愆鐘石舉而山積漕艘集而雲連餉京邊之儲
粟貢白府之金錢競先輸而沓險率舉步而稱便旣在
公兮燕喜賦思樂兮笑言朱井之煙繒赤墨池之氣常
依博羊角而直上鳴白鹿之游溪助流雅頌之化詠歌
中和之篇時攸介而攸止亦無黨而無偏豈止初月出
雲爭看鶴唳長虹飲澗競駭龍眠而已哉歲事有恪民
功曰庸天時會于地利物曲聚于人功惟上相之司命
永協極乎手中助邪許其竭力歌畏壘而焉窮歌曰炯
河魁兮戴筐協開陽兮文昌貫雲漢兮天章時石鯨兮
桐望遵王路兮平康順長道兮周行公無倦兮津梁頌

明德兮無疆

正覺寺醒泉銘

李卓吾序云

夫泉行地中而適得用

於人間者此未有不帶氣質者也如苦泉酸泉醜泉之類第可灌園而已如得用於人間世而氣質不能累其天者如中冷惠泉等是也萬曆己亥余與湯西兒正覺寺後作繫念寺之伯用材上人邀余茶話茶味甚奇余曰此河水耶井水耶余顧朗生曰此水似不帶氣質者夫井泉而不帶氣質尤所甚難若中冷惠泉一出於青山白雲一出於岷江之心其清奇固其分內事也如茲泉出近於城隍凡井風塵之間吏人飲之清奇醒然醒近覺覺近悟悟則心開心開則我固有之性水令然而湧眼得之而聞耳得之而聽鼻得之而嗅舌得之而嘗身得之而覺意得之而知又變而用之眼可以聞聲耳可以觀色鼻與舌身與意皆可得而互用焉即此觀之則醒泉之惠世溥矣然終日汲而飲之不知其爲醒不知其爲昏則飲者負泉多矣故曰泉昏則濁泉醒則清予旣得此泉清奇之味又知鐵山之茶始可匹此泉知而不能銘非仁也銘曰泉行地中隱隱隆隆大旱雲霓惟泉是宗泉而清奇不帶氣質飲之夢醒幽宵白日人不得道昏散擾之醒除昏散返我靈知泉名醒泉其天本然我願飲此益知延年

文昌軒詩

宋張微

峭茜雲煙曉蕊葩草樹秋星文占地

識巽水直江流士已歌空谷賢方待作舟故應有人傑
高第擬龍頭

過水東詩

宋曾文清

出郭市聲遠過溪山色多稍畦春

足雨野水晚迎波本自無軒冕今誰在澗阿相逢不相
識歸去夢松蘿

文昌橋詩

元孫澹軒

溪流北去抱城斜古堰臨堤接白

沙喬木風煙蟬委蛻平疇水滿稻吹花山光挾雨明飛

鷺天影涵虛帶落霞文識未符樓亦古倚闌閒數暮歸

鴉

文昌新河詩

明徐良傅

秋色下平蕪長歌召酒徒沙邊

新埋楸花下舊行樹白鴈傳書杳蒼鷹振影孤無須論

遠遊踪跡散江湖

文昌橋詩

明高應芳

跨漢通牛渚涵空入斗分川回澄

素練堰合應星文彩鳳鳴朝旭潛龍起黑雲誰爲題柱

客應識濟川勲

文昌雪浪詩

明饒昌翁

紫微垣下卧雲龍吼起春江潮

霹靂何用勞勞更問津穩騎鼉背橫吹笛

文昌橋詩

本朝李來秦

宛虹百尺映行艫冠蓋雲連達

帝都玉馬東來浮石闕金鷄南去接瑤湖畫堂翠幕入

今古堰合臺分事有無却憶來蘓彌甲子六橋佳致許

重圖

前題

本朝陳弘緒

連甕原來應手魅臨川彩筆湧風雷

魚龍拂鬱承平日，卷画消沉劫運灰。天半石梁瑤草盡，海邊砥柱老松摧。人問何地誇全勝，華子岡前首屢回。

前題 本朝單國玉 石梁閒步看啣鱸，誰遣長虹冠上都。

碧映台垣連寶應，清澄巨浸枕瑤湖。金鼇得馭朝陽否，玉竦能吞夕照無。一道橫欄千頃雪，煙嵐兩岸抹成圖。

前題 本朝邱泰 玉馬橫江直接鱸，青龍長此鎮名都。川

雲占斷通三峽，豁雲衝澗出五湖。不媿授書僉曰有，每

宏題柱可云無。未須擊楫落洋裏，坐見中流出畫圖。

前題 本朝胡亦堂 長橋百尺跨水壺，天與文昌鎮大都。

學士靈鍾誇北海，賢人星聚指東湖。填城烏鵲疑非有，

駕就龍龜恐或無。何似分躔當斗域，乘風九萬起雄圖。

前題 本朝丁允詩 中流何必羨浮壺，雄峙此梁拱上都。

近喜筆峯高北塔，遙憐書院塞南湖。車來馬去忙多少，

撮合臺分識有無。從此環橋能聽講，雲程萬里奮鵬圖。

前題 本朝張瑤芝 城頭一嘯罄千壺，坐看長橋壯大都。

盡束奔湍來夢港，直通飛棹到鄱湖。乘輿濟物能多少，

驅石神功半有無。為謝使君輪寶帶，浮空蟬蛻窅堪圖。

前題 本朝饒宇朴 豈道中流五石壺，蜿蜒虹影亘雄都。

星躔近可連三極，雪浪遙看帶五湖。結搆未應烏鵲在，

安瀾曾制毒龍無。薰風夜月頻來往，題柱千秋憶壯圖。

前題 本朝徐元功 為橋跨水坐水壺，白雉臨江表大都。

上應星躔環北斗，中通地脈帶東湖。橫流疑有巨鼇在，

隔水遙看靈鵲無，兩岸風煙相斷續。憑將蛟竦畫中圖，
前題 本朝楊貞傳 仙吏水心映玉壺。題橋儒雅盛通都。

奎章下照垂三象，舳尾相銜過五湖。白鷗呼大聽欲杳，

紅蜺點水看疑無。杖藜扶我旗亭去，莫為騎驢風雲圖。

前題 本朝胡廷祐 難將玉樹映水壺。濁世羞誇騎從都。

司馬昔曾題舊社，郎官各且愿重湖。成梁除道看為政，

陸馬傾舟近已無。誰向橋邊鑄寶碣，不妨臨作去思圖。

前題 本朝李茹曼 橫江蟠螭屬通衢。百雉連延壯此都。

汝水東來兼夢港，臨川西會入鄱湖。星垣果應文昌否，

沙堰能符古讖無。目極風檣時出沒，迷離煙樹總堪圖。

正覺寺詩 宋謝逸 避暑訪禪客，頃作城南逸。秋風颯然

來，草木鳴蕭颯。復起水東興，兩漿搖輕舸。何處可盤礴，

有寺臨江阜。門戶頗幽邃，野徑深蓬蒿。升堂脫冠坐，洗

盞傾濁醪。初筵談名理，清言洗塵勞。徐徐雜談諧，坦率

真可曹。尚餘清淨業，詩成漫揮毫。人生一瞬息，逝水行

滔滔。歸與不乘燭，披頭霜月高。

籀龍軒詩 宋王安石 此軒名字經平子，愛此吾能為賦

詩。山雨江風一披拂，籀龍還自有吟時。仙事茫茫不

可知，籀龍空此見。孫枝壺中若有閑，天地何若歸來問。

葛陂 二

正覺寺籀龍軒詩 前人 風玉蕭蕭數畝秋。籀龍名為道

人留，不須乞米供高士。但與開軒作勝遊，此地七賢誰

笑傲何時六逸自賡酬侵尋衰境心無著尚有家風似
子猷

城東寺菊花詩前人黃花漠漠弄秋暉無數密蜂花上

飛不忍獨醒宋張澂城東孝義寺仍說卧水池雖屢猶堪

孝義寺詩宋張澂城東孝義寺仍說卧水池雖屢猶堪

訓前賢況可師香銷春殿冷樓壓暮鐘嘶末俗逾偷薄

哀悽欲涕洟

宿正覺寺詩宋曾季綰正覺江邊寺風烟盡盡然庭羅

合抱栢門泊釣魚船暮雨涼初過中秋月正圓無人來

共賞獨自占江天一月落僧牕悄衾單客夢驚鷄鳴催

客起犬吠惡人行葦食事已畢脣車天未明畏塗飢餓

歲那得事宵征二古寺荒涼甚秋風更颯然殿焚僧有

礎僧老不知年但可扶藜至無因假榻眠鐘魚久寂寞

誰施一囊錢

前題明徐霖城東野色溥招提負郭腴田水浸堤雲際

帆檣山遠近桡邊車馬路東西微塵叔世僧無恙小圃

滿陰鶴有踪暫借禪窓息泥鞅樽前風味付疏畦

正覺寺魯龍軒飲帥大儀詩明湯顯祖十月天雨霜寒

蟲想秋畢在俗寡林泉棲叟借禪室香風紫檀樹法水

波羅密荷池屢經噴雪山未曾失軒雖鐘龍舊人希竹

林七翫君辨才相頗同惠施質詎有香廚饌且摘祇園

實何肉等荒淫周妻謝靈匹芻狗竟同夢中台豈殊秋

祝髮良已難勞生幾時逸從來厭出山茲緣送君出

正覺寺詩僧惠嚴野水痕俱落拏舟日未西斷溝橫畧

約支徑入招提方廣源深似竹林境可齊徘徊未能返

暝色起前溪

過東湖寺同雪公本朝胡亦堂一片東湖空扣舷碧波

青草漲為田浮沉世事滄桑裡盡在枯僧不語禪

景吕掌教邀步河東茗戰因愁湖菴問雲上人不值詩

本朝饒字樸聯步尋東郭薰風度石梁論文茶社潔得

句佛廬香濟勝憐三谷懷人歎一方已公經萬里花木

覆空牀

河洲精舍呈別二齋先生詩前人館客就芳洲良與野

意洽霽月明河梁風滿時吐納細草散青鞵餘酣宜白

裕慚無孺子賢乃下司徒榻瑤華照旅顏青雲垂大業

半月春風中千秋如可接淵海信弘長津涯殊未涉營

彼瓦缶鳴居然亂鏗鞀風物歛端陽歸心縈片牒遙遙

萬里情南薰勸行械

本朝黃石麟一勾泉中一點鹽一錢一滴

東湖葦茶話本朝黃石麟一勾泉中一點鹽一錢一滴

密中甜東湖是日茸香醉一似南屏遇老謙

過東湖菴詩前人是日乍晴乍雨此間非郭非村試聽

老僧擊磬不知遊客敲門

同馮夔颺謁湯祠部墓志感本朝劉彩移寓來河東眷

言心所繫邂逅及馮子弔古發深唱境接屠沽近人從

樵牧至老樹黠疎林碑碣餘空地再拜展公名一溯平生事方其片紙傳坐使千夫廢遠者望風流近者樂親炙曲部諧聲詩國門懸制義如何百年來一杯閉荒穢竟使墓門涼不與庸人異漠漠寒塘靜望望平疇易爲公立斯須涉歌袂盈涕悲風從空來白日向西逝人生如秋蓬修名安足恃顧瞻還默然躊躇傷遠意

過河東外舅劉文可先生故居

朝李紱

閱世直如夢

何人舊此廬分明當日地惆悵謂年餘題壁言猶在傳家事竟虛不堪重記憶攬涕立躊躇

外東廂爲啻者四其街一曰金谿一曰河頭其津一

曰七郎廟卽古鳳鳴渡以城門而各異橋二曰三灘曰鳳

鳴其湖一曰李家湖有崇儒書院詳學校志有文昌祠其

寺二曰上橋曰下橋

古上橋寺記

本朝陳清

余叨副昭武郡官齋清暇輒挾

兩奚童騎羸馬訪古幽勝之區者覽焉殘碑斷碣皆斷若續誦言未旣使我懷古情深關南里許鬱然孤起者

爲青雲峯舊有亭前賢紀詠頗多今廢矣循峯而下右

折卽上橋寺創自李唐背倚崇墉秀巒入盼南湖盪其

眴應盱汝之水左旋而曲抱煙檣沙鳥往來於洪流洲

渚間越半里許爲下橋寺由是剝竿相望二橋交映正

統二年歲大稔上橋住持僧括衣鉢貲易粟以濟朝廷

嘉其義改額曰多福經百七十載日浸日墜僅存中殿

數椽上穿旁漏未免縮項順治初年有力者大興土木
擴四面基地內構大殿外構三門又內構瞻雲閣禪堂
東爲慧日堂西爲指月堂東廊爲齋堂庫司香積西廊
爲客堂雲水堂衆僧寮舍最東外爲文昌祠凡尊像稱
是又買置飯僧田若干畝擁檀畢具備極壯嚴住斯刹
者謂可與湖水青峯長留千古矣值康熙甲寅變起僧
徒四潰院宇半頽後稍平李石臺侍講招致縉流題額
曰古上橋寺寺從橋之實也歲甲子侍講長公縣圃別
駕知倡道不可無師出資修葺一時頓還舊觀禮請熟
也梅禪師主張法席繼先志也師乃黃山十力潤禪師
付鉢嗣係吾閩建寧熊氏子舞勺遊庠因其兄熊臣中
解元公車道卒感人命無常棄家雉染旋皈黃山証叅
西江昔稱法窟燈史三千七百諸祖強半屬閩產今卽
後來之秀矣蓋熟公本從事儒林故禪學詩懷曉暢人
意時把讀其語錄較出前人意表想昔日顏魯公以典
冊至張無盡以運使至有實應永安二記翻帙讀之使
人神肅氣歛顧余何人希踪往哲因覺所爲長纓檢身
逕逕於名場者轉盼已成陳迹亦知探竒弔占播諸詠
言者僅一時愛戀之言而非其所獨至者也且叢林以
安清衆寺自唐歷今興而替替而復興豈不重待其人
哉龍泉蹴踏之地閱千百載始克一覲非時節因緣之
至倖難強合惟地作時作而人胥作機會相乘所謂吉

氣來應者也爰薰沐敬書其事

水南聯眺詩 元甘堃 山風蕭蕭羣木落寒日黯黯孤雲

低江雲欲雨復不雨野鳥將棲還未棲歸人入夜望煙

火行子傷秋聞鼓鞀水南山川遠城市正好買地躬耕

犁

秋登上橋寺閣望雲峯金堤一帶漫作 明孔貞父 佛閣

高臨別洞天滿眶秋色思悠然水邊鷗去沙留跡山外

雲連樹帶煙近聽樵家歌出谷遙看漁子醉移船遊人

感慨因無盡輪却閒僧自在禪

知居雜咏十首 本朝李來奎 千尺桃花水奔流執轉豪

一溪吹柳浪十里聽松濤雲出魚鱗明是黃家馬高懸

添金石響飛雪濺青袍 金堃嵩聲 一塵猶負郭佳氣接

城陰路似銅鞮近花聯脾睨深排雲看雉上落日有龍

吟鼓吹前溪迴時傳空谷音 峴臺歌吹 極目平川湧鷺

蓬涼遠沙浪過溪岸急水入石橋斜曲步思邀笛回風

試辨過乘桴吾道在無意問仙槎 汝水飛帆 鑑水清如

許吾廬亦愛吾五邱星自聚十頃月平鋪柳岸魚鰕集

花源鴈鷺呼行田雙矚子時到白雲衢 平湖春水 南郭

煙初煥東鄰花正飛霞光時作綺雲氣欲生衣野曠桑

麻熟林平橘柚圓頻來鷗自狎非是學忘機 溪園煙樹

湖水綠平橋花間繫小舸祈年看燕麥計日長魚苗岸

湖山分髮堤浮石覆綰滄浪吾獨往趁取落花潮 二橋

新漲鳳鳴橋畔路云是古元宮社火雙溪迴寒流一葉
通淺深梅子雨高下荻芽風日莫菱歌緩橫舟古木中
七郎古渡 拄拂看朝爽南山第一峯三眠荒帶柳五鬣

巖臺松古燒煙猶滴遙原影自重相看殊未厭空翠正
春容 雲峯霽色 愛此幽棲好尤於梵唄宜因緣依白社

消息問青枝遠思蘭苔水深情柳絮泥聲聞何所證鐘
鼓未交時 上橋鐘聲 垂柳暮津亭鳴榔度遠行近郊人

語亂入市菜麥青菱芡連雲濕簪笠過雨腥擔頭春水
活商略種魚經 河津舊市

上橋寺詩 本朝陳廷相 白雲深處紫茸香風帶鐘聲出

短牆石室天花搖竹院瘦臺貝葉滿山房虎溪日落紅

樓晚鹿洞宵鳴梵宇涼金粟如來應有意茶烟常馥鬱

禪堂

上橋寺 釋明敏 當年誰卓錫人境絕塵蹤碧鑑湖中水

青雲寺外峯籬環千个竹徑老六朝松城郭招提近竺

歌雜鼓鐘

上橋寺修葺記 本朝李廷文 出郡城南關三百步許有

寺曰上橋僻居湖畔湖水環抱斷隔紅塵中有禪堂方

丈爲四衆朝請夕參寃明自心之所考舊郡志乃知寺

昉於唐規模壯麗宋元以來興替不一明正統二年寺

出賑粟上嘉其義勅爲多福上橋禪寺明末兵燹悉住

烏有前甲寅副將王力爲興造今所有悉其遺也後太

史石臺李公居寺之右時加護持暨其長公縣圖世有捐助延請上人主之曰文仲復能修葺遺規大加起色
余課農數止其中因思僧家行履如孤雲野鶴視所住
持處特寄焉耳雖有故跡亦聽其頽於荒煙落照之中
文仲能苦力締構光大是寺洵為難得而不可湮也爰
書於壁而嘉之

平江縣志卷之八

都鄙志四

外西廂舊為靈臺鄉之十二都後因城西無廂乃改為外
西廂為崙者八一席坊二和尚橋三章坊堆四溫田五黃
塘橋六赤岡嶺七晉頭八二仙橋其小邱曰章坊堆其陂
五曰烏柏曰李圳曰羅家曰長堰曰蛇堰其湖二曰後湖
曰周家圳其塘三曰溫田曰郭湖曰官塘其橋三曰二仙
連變水經其下曰和尚曰黃塘其寺四曰靈臺曰城西俗
傳有羅漢石靈跡曰觀音曰船若其庵一曰羅師

城西亭野望酬秦徵君詩 唐戴叔倫 終日愧無疏與君
聊散襟城恨山半腹亭影水中心 朗詠竹塹靜野情花

西川集卷之八
逕深那能有餘興不作剡溪尋

夏日出西城亭和晏尚書韻

宋歐陽澈

關關啼鳥樹交

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潑
襟稻花欲秀蟬初噤菱蔓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
意
扁舟應得共追尋

鮑公水詩

宋王安石

村南鮑公山村北鮑公水高深

遠源冷冷落山背玉色與飴水不可他味比竹樹四蒙
密翠藤相披靡漫郎昔少年幽居得之此臨窺若有遇
愛嘆無時已浮名未汚染永矢終焉爾奈何中葉入長
安十載風塵化舊顏謹置滿耳不可洗此水冷空在

山

西池望二仙橋詩

明湯顯祖

池上映秋光登臨愛夕陽

鏡中蒲柳色衣上芰荷香聽雨初留屐當風一據床倚
蘭延客語脩竹以隣芳紫翠連山暝清陰隔水涼坐看
人世小仙馭自雲鄉

西城亭餞趙架閣詩

明徐霖

天濶五雲開彩陰王孫萬

里驂騑侵風煙泱泱年華老雲樹淒迷別思深此日江
城樽酒話當年故國棟梁心夜闌秉燭匆匆劇賴有梅
花生短吟

西城寺詩

宋謝逸

寺近仙壇西復西醉中信足路應迷

鳴條風勁凋蒲柳掠岸雲低亂鶻鷺簷外檀欒森翠巖
門前峇竹跨青溪葛巾藜杖真蕭散何必狨鞍鞞月題

訪友人過西城寺詩 本朝曾山 偶爲尋高士 因而到上方 古藤穿小澗 疎竹漏斜陽 地僻塵氛淨 天空秋氣涼 野僧能結客 清茗話彌長

白雲寺詩

宋謝逸

曲肱秋爽殘曉鼓喧鳴 疊披衣步庭除

白露傾圓荷 俄聞剝啄聲 佳客來相過 爲言城市喧 遊我遊山阿 步入青蓮界 諸峯鬱嵒峩 清香侑軟語 竟日同婆娑 吾人嗜好僻 與世殊 白窠茲遊謹勿廣 恐爲俗客呵 一林間露警鶴城頭日 翻鴉荷香曉逾清 秋色更佳寺 有老比丘視世如空花 茶香語有味 境淨思無邪 夕陽動歸興 天末散餘霞 徘徊不忍去 南樓吹晚笳 更約秋夜來 小船臥蒹葭 二西風脫木葉 感時煎百慮 癡坐北窗底 賦詩不能句 同舍二 三子邀我城南去 風乎湖上亭 臨流坐箕踞 菡萏凋晚紅 冷香襲巾履 湖西青蓮界 竹陰有微路 老僧迎我笑 洗鉢供七筯 齋廚墊飯香 園蔬摘朝露 清言洗心胸 幸免盃酒汗 人生會合難 駛若風中霧 明晨想茲遊 淒涼在何處

避暑西塔寺詩

前人

綠篠蒙脩途 圓荷媚清溪 步屣便

熏風 欵見古招提 入門眼界淨 端如刮金篋 升堂各跌坐 野語無町畦 吾徒性真率 可追阮與嵇 安能觸世網 甕裏藏醞醅 雖愛此清曠 境不知夕陽西 歸騎去聯翩 城頭烏夜啼

遊西塔寺詩

明周瑛

投閒未製薜蘿衣 暫撥簿書遊翠

徵古寺樹深人獨往平湖草滿鷺雙飛聖棋成敗猶勞
着塞馬存亡未息機日落煙深山色紫馬蹄還向故城
歸一清尊白髮此時同便有翛然林下風瀼水正宜甯
杜甫滄山自可着歐翁無邊清思塵埃外幾許浮名醉
夢中青史未能忘色相欲將聲跡繪元豐二

陪魯庵太守靜齋二守遊西塔寺詩

明徐霖

繞屋松筠

陰石苔青山環抱寺門開偶因興發開攜酒生怕魂飛
懶上臺去國我非今世佛題詩君有古人才鶯聲長在
花長好無事天晴擬再來

和徐太守韻

明明魯庵

乾坤雙眼碧於苔此日登臨試

一開雲樹幾轉城外路煙花三月雨十臺洞壑人壯年
真賞慧遠於僧亦俊才聞說德星今復聚諸公車馬爲
誰來

前題

明趙靜齋

地偏無處不生苔客到柴扉暫一開上

谷暖風暄好鳥南山肥雨長春室坐臨深樹應無俗吟
對高僧似有才塵劫滄桑誰復問西方空說去今來

般若寺詩

宋歐陽澈

火雲停午欲燒空避暑連翻過梵

宮磬韻喚回蝴蝶夢巾紗立破菱荷風竹林道客欲長
往河朔高人興未窮誰似湯休能起病素詩吟嘆慰相
逢

羅漢石詩

宋魯季狸

吾聞大幻師種種示方便雖於土

石中神力亦週遍看看此翠琅乃有羅漢面慙慙作禮

相形質皆可辨初觀頂相殊次觀雙足現僧袍如輕綃
 風舉勢旋轉得非方廣尊影落此石片千年磨不盡若
 堅金百煉我來一瞻敬贊嘆未曾見摩挲諦翫久欲去
 反畱總叮嚀善守護尊者具神變會當清夜闡神光照
 金殿

五馬坊詩 明徐瓊序云少保彭純道嘗云士大夫休致

宜城居保身時瓊等善其言用是告予宗弟嘉興守用
 濟亦稱爲名言嘉興先休致舍先廬買宅於撫城之西
 曲巷樂得其所雖不免會子之寇保身無傷瓊給驛還
 鄉訪於曲巷用題其門曰五馬坊以表來者知嘉興善
 擇處也○橋李仁敷早挂冠金城買宅駐朱幡南州嗣

節清風萬北海辭榮早蓋閑橋底暮仙貪地僻竹間詩
 友樂天寬明農歸客尋深巷五馬題坊表不刊

外南廂爲晉者三一湯家嶺二五賢祠三崇圖其峯一一
 曰青雲舊縣學在其巔乾隆五年卽舊址建青雲書院二
 曰逍遙其湖曰南湖本吳陂莊之南塘宋卽湖爲放生池
 其寺曰觀音在逍遙峯之陽其觀二曰崇仙曰魏壇其廟
 曰關帝並祀關壯繆張涇侯本縣城隍舊址也其壇一曰
 先農壇雍正間建本宋縣治元萬戶府舊址

青雲亭記 阮廣集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

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遊以服逸
 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于野則獲于邑則否是猶有所

帶焉若夫能賦能說之士迄不違乎喧雜遠有得于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川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遊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臺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于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寒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于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焉高據總會遠邇若蒙襲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于斯也肆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俾彼雲漢昭回於天北望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闌閭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嘆憂苦寧有所未極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菑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之道矣然則任于斯邦

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放生池記

宋陳騫

古者至治之世鳥獸魚鼈咸若後世

慕之則爲之穿池治禁採捕所及雖有限而愛物之意存焉國朝遵唐故事天禧中詔江淮以南脩復放生池天聖二年又詔舉行天禧詔書郡邑未置者許於附郭五里浚之時太常博士朱公正辭實守是邦得舊池於城西北隅本吳陂莊之南塘其地高廣平直澇不爲潭早可潴水遂以爲放生池今之南湖也朱公親書其事立石池亭距今百二十有五年碑記不存而放生亦廢每歲春水生州人競渡於此兩岸縱觀常列千幕既畢

事竣者穴而放之鱗介俱盡菱葑翳目因仍至今未有

知其非者也戊子之春郡侯浚儀藍公率賓屬脩袂湖

上慨然嘆曰郡置池以放生乃臣子祝千萬歲壽池之

溜水亦以備歲旱今廢而不脩何以恭上惠民乎自今

當如舊制置斗門以溜淺水浸沒三板則導以溉田不

及則遏之乃命增築隄防積石爲礮遂復承平之迹嗚

呼可謂賢矣昔東坡先生守杭論西湖不可廢者五事

首以放生祝君爲言侯之意亦汲汲於此乃知善爲郡

知大體者所見常不異邪水既長存湖光山影冲融混

漾四時如一不特飛潛之物與夫灑湖之田得其所而

州人遊觀之樂亦自此而無窮非侯之澤歟方脩復時

吏以湖利所入爲言侯嘆曰是特廚傳數日費爾吾當節省以足用此何足惜哉立命錫除之郡人愈以爲賢賢而不書無以見於後乃爲之識其大畧左宣教郎通判荆南軍事陳旆記

南嶽魏夫人仙壇記 唐顏真卿 夫人諱華存字賢安任

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挺瓊蘭之流映體自然之靈瑛天才卓異位標幽寂少讀老莊三傳五經百子無不該覽性樂神仙味真慕道少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閒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強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幼彥生二子樊退幼彥後爲脩武令夫人心期靈情誠苦

盡逮子息粗立乃離隔室宇齋于別寢清脩百日感詣真仙來降已而幼彥以暴疾殞世值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傍救窮乏超羣仙覺乃攜細小徑來東甬及兒息各大並處官位夫人服藥稱疾閉目寢息飲而不食七日夜半大乙位仙遣騰車來迎夫人用藏景之法託形神劍化成死骸始終外朗仙花內燦從此而逸天帝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初夫人旣渡江徧遊名山至臨川郡臨汝水西立壇置精舍院東百餘步造冢壙又於石井山建立壇場往來游憩歲月深久榛蕪淪翳雖備載圖經而畧無遺跡有唐女道士黃令微道行高遠號曰仙姑

訪夫人靈跡尋訪得之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
繡像幡花來脩法事仍於壇西置洞靈觀度女道士七
人開元初佐宗使醮祭祈禱不絕大曆三年真卿叨刺
是州言崇禮謁郊郭蒙逢崔苻震驚瞻仰徘徊悄然若
失有仙壇觀道士譚仙巖者請增脩觀宇從之敢述其
本末而爲頌云銘曰紫虛元君維媿夫人位列五嶽各
高七真擬華台孕奪去劉嬪大帝昭懇清虛降神羣仙
畢會玉笈斯陳服道日損精心益勤蛻形神劍託馭騰
輪黃庭朗詠曰日升晨伊昔爾聖美居汝濱吁嗟壇場
香火湮淪真卿刺史謁拜斯類乃命仙子鑿脩鼎新曷
表元德銘功翠帟垂諸來裔泱比無垠

隱鵝園記

本朝傳古備

丘子元築書宇於城南居地之

西其前爲齋其後爲軒其墻仞有尺周廣百步許庭植
脩竹線折以東日月之出景布前楹門啟而左客有題
其鏡門之石者曰隱鵝園既成名親交文士自予以上
十有餘人飲酒落之坐中或字余而言曰平叔敢問隱
鵝者豈晉世所以目陸清河士龍者乎曰然方清河之
少也人欽爲龍駒亦曰鳳雛然於以名園不若隱鵝之
語佳也客以子元之才方之名其才略其遇可也子元
前謝且曰客之意則然矣吾猶拾遺焉皆曰何如曰某
先司馬公儀天朝鎮河雒功德足以垂後嗣而某同產
五人者今並得讀父書知名於世夫陸氏者其族之貴

盛極矣白乃祖丞相有大勲江左而厥考司馬繼之至
士龍與兄弟齊名海內遂爲晉室文章之冠吾竊感其
當興亡筮德之際而能各成英斷之才豈非兄弟相與
爲師友克自振策不墜家學故邪先司馬公生平好文
章爲諸子各築一書室北山下顧吾頃以奉太夫人養
又居城中頗以其暇鑽討百氏故爲茲園時與同氣連
几席分晨夜其間自以得託大臣子後而當明天子一
統之盛優於二陸之遇方將盡發賜書讀之庶幾著爲
篇籍作爲事業以彰先司馬公之志是其願也而吾猶
有羽毛未豐之歉故容或以隱鵠之目勸之吾敢不勉
以承抑且夕與兄弟不敢忘先司馬門戶是念豈自謂
才於昂坐者皆嘆服曰語必及先君孝也稱不遺昆弟
友也盛而不懈材而善讓推子元之志共何陸氏之美
乎乃與扣竹而歌曰閑居外物靜言樂幽繩樞增結瘳
臚綱繆和神當春清節爲秋天地則爾戶庭已愆蓋士
龍之詩也歌闕遂使余爲隱鵠園記

青雲亭閒坐詩

朱魯章

一登此亭高愛脫藩籬擁開顏

廣軒開吹面驚飈動戒回石崖抱山亂寒潮湧谷草晚
更芳沙泉細猶洶崢嶸四封壯縹緲如氣棒連天廣衢
走拂日長簷聳區區射聲利浩浩奔蹄踵趨榮衆所便
冒涉吾久恐緜懷山水宅環觀松楸賦馮耳天籟樂脫
身人事冗幽閒味雖薄放蕩愚所勇窮兇勢猶競殺伐

聲更詢揚揚。敎臣貴燁燁。官兵寵諒知。草茅微無補。社稷重牧放。手幽鞭耕鋤。躬瘦隴尙。或此心諧。豈云吾道壅。

青雲亭詩

宋董居誼

溪傍好山添翠濕。亭依喬木得陰

濃。有人欲踏青雲路。認取城南第一峯。

青雲峯詩

宋詩

壁誰人此地着危欄。城郭江山表裏看

時節不知春。已半天圍。稍覺目前寬。一青雲岐路。休回

首。扁榜看來也。自驚何日深。山更深處只留黃犢伴。春

耕。二平林野水帶孤城。倦客登臨太瘦生。過眼千花競

紅紫。可憐霜鬢轉分明。三

前題 宋李義山 亂洲擬覓屢憑欄。不得江田四面看。欲

識青雲奇絕處。碧天無際翠峯銜。一憶從平地望危欄。

上列峯頭取次看。極日晴雲春未了。始知天外有層巒。

二友月賓風十二。欄青雲只作白雲看。人間自有爲霖

者。應伴龍公臥碧巒。三

青雲亭詩

宋張徽

昔者青雲亭位置。嶺巽隅。野江入懷

抱。靈谷當襟。俯百年。但艸草。鬼葵雜榛蕪。我登問高堂。

凝睇。爽氣俱相將。還絕賞。飛接雲鳧。却望州郭。盛五

峯盡不如。

正月晦青雲亭晚望詩

明湯顯祖

秋中去零潤雲雷季

冬震今日青亭上。但覺青陽迅越香。初掩掩生波還鄰

鄰。凍雀乳纔飛。新禽轉方順。葦粉競熏融。花光向韶潤。

遊子覓春歸佳人出林訊繆景待初顏鮮風拂短髯川
阜奇怡衍林間徧解各機賞澹忘懷神鋒忌猶峻今日
反束菑生涯從耜刃

峯下示承藥客詩

前人

朝登青雲峯暮宿青雲館平生

識藝薄并是浮情嬾清明無著書寒食多神散但問丹
鉛術未暇金銀管登臨頗盡適交襟并儒緩笑語林間
寂白雲松上滿南來川氣長北去山顏短冲光豈無毓
位微與茲續寄言采秀人求便風華斷

青雲亭上作

前人

孤生玩清滌風標好弘獎遠懷塵外

跡乍此堂中賞亭隱遠丹綿川阜歷遐廣曖曖見人煙
蕭蕭覺林響野牧散坳堤巷犬鳴虛壤綠水閉荷翼
昨午菰蔞南郭坐來青西山後時爽雲深山鬼暗風疑
谷神敞虛曠故有適寂靜寧無想青雲恒不銷白髮
能長未獲了明窗難辭嬰世網故物豈重來幽人自茲
往

青雲峯詩

明黎公頴

重上青雲第一峯青雲萬里路無

窮意涵碧海三更日簾捲瑤湖五兩風魚戲墨花侯頴
午鳥啼檐樹文牆空臨川王去無消息惟有青山在眼
中

臨川青雲亭詩

明黃鎮成

平野荒荒堆堞低一峯兩檻

與雲齊斗牛三尺龍光照城郭千年鶴爪題白雨來時
江水北青山盡處夕陽西古來亦有憑高客樹影蒼涼

繞大隄

登青雲峯詩

明湯開先

選勝無如此地登，頓令暑思冷。

于水閒雲來去常如旅，亂水縱橫不受繩。家廓入秋聲，
每應孤高得我氣，相凌祠前古木斯。人在任爾頽闌一
曲凭。

秋日南郭郊行登青雲峯亭詩

明周獻臣

平甸新霽入

高邱彩照移，接籬虛窈窕。蠟屐散威夷，互莽幽通逕。阡
綿密帶渠，塢陰葱繖澗。汎灑流衣廣，吟琴盍暑長。荷
耀橘，擘荳花香。曙露半葉灣，寒畦曠的林。槍穎龍莖百
合枝，斜明薰嶂日。遠逼濕雲池，涼葉金沙嶼。孤榮繡石

嶺，淋漓曉子沒。透池鴈王迴，翳翳陽村暮。穆古苑披

桐，鴛青立鬼黍。啄白連，鷄酒婦炊茹。急圍僮灌芋，蓮掌

秣蒙竊窾企，棧冒葳蕤綵。峴銀亭出青雲，錦壁垂松櫺。

團雨薄竹晚吐霞，微碧砌踈毗。柱紅連，瓊瑁厓。蛛絲縈

戶，織蝙蝠。粉蠶林飾野，遡千原。小虛平萬樹，齊綵紅疑飲。

渚木隼正愁，鷓縹矣。繹物化悠哉，游象幾。飛光邁，緒景

密化迅。方儀髻髯丹丘，綉紆縻。煙駕迷金華，靈詭躡雲

石髓難。緇望矚龍門，桂歸從羊角。芝爲言，樹枌欝晚澹。

故雲棲

九日青雲峯詩

明邱光麟

載酒望清秋，高臺足並遊。亂

鴉投遠樹，孤鶴下平洲。菊花寒仍艷，蘭香冷更幽。一江

縈若帶，三市小如甌。靈谷遙相對，瑤湖碧欲收。看花頻

把盞作賦漫登樓杜曲人猶健龍山宴未休不知誰帽
落朋輩盡風流

青雲峯詩 本朝李來泰 拄笏看朝爽南來第一峯三眠

荒堞柳五鬣廢臺松古燒煙猶滴遙原影自重相看殊
未厭空翠正春容

前題 本朝胡亦堂 吳隅奠位凌青雲突兀不與衆峯羣

時過緩佩登其巔凝眸景物紛前陳靈谷遙時挹紫氣
連抱如屏出雲際澄溪足練光照天帆檣掩映飛烏至

五峯或伏亦或翔南來第一雲蒼蒼時當夏日飢風多
披襟當之聞荷香舊傳邑學初建此春誦夏總聲在耳

寶應寺荒頽壁移卽今講筵亦已毀連年寇盜傷亭榭
哀哀士民嗟何堪瘡痍初起寇裳集一路小山同恣探

南湖詩 宋曾鞏 三月南湖春水多春風蕩漾吹湖波著
紅年少里中出白金市上裁輕羅插花步步行看影手

中掉旗唱吳歌放船縱掉鼓聲促蛟龍擘水爭馳逐倏
親忽遠誰可起朝在西城暮南溪奪標得雋唯恐遲雷

轟電掣使人迷紅簾綵舫觀者多美人坐上揚雙蛾斷
瓶取酒飲如水盤中白筍兼青螺生長江湖樂卑濕不

信中州天氣和 東南溪水來何長若耶清明宜靚粧
南湖一吸三百里古人已疑行鏡裏春風來吹不生波

秀壁如奩四邊起蒲芽苕蔓自相依躑躅天桃開滿枝
求羣白鳥映沙去接翼黃鸝穿樹飛我坐荒城苦卑濕

春至花開曾未知蕩槳如從武陵入千花百艸使人迷
山迴水轉不知遠手中紅螺豈須勸輕舟短楫此溪人
相邀水上亦瀟裾家住橫塘散時晚分明笑語隔溪聞

南湖絕句

宋謝逸

平湖奩鏡淨無塵地接西壇共一雲

安得御風如列子更邀明月訪元君一野情蕭散不使

書老大無心賦子虛待借南湖雙蝶子綠何陰裡看遊

魚三山色波光入座中笑談不覺酒盃空掾曹莫作刑

官看兼有江湖隱者風三碧瓦朱甍午景涼軟風翻袂

送清香荷花也似知秋近故斂羞容避夕陽四

南湖詩

宋曾季狸

葛巾藜杖與何長爲愛南湖六月涼

雨在山頭作雲氣風來水面散荷香登臨稍喜市聲遠

龍倚猶嫌歸興忙後日重來攜枕簟不妨午夢到斜陽

前題

宋趙汝談

每憶西湖上青帘賣酒亭柳條魚頰翠

花片馬蹄馨寒食經行路晴窓入夢屏因循春又晚風

絮攪空冥

晚歸湖上遇雨詩

宋張孝祥

陰雲萬萬草凄凄晚過湖

東雨濕衣細柳含煙迎翠色浮觴戲水弄晴暉輕舟繫

纜橫斜岸釣子收綸欲下磯湖上人家棊枰戶有人裝

笠負薪歸

南湖上晁侍郎宋吳會已將瓊事繼龔黃更與風光作

主張見說南湖桃與李那人今復比甘棠

湖上園詩

宋歐陽孕熙

石園依樹曲溪水度雲飛露濕

鳴蟬綉花香舞蝶衣照林星月迴環沼芰荷圍坐對燈
霞遮時通靜者機

自南湖懋崇仙觀詩 明徐霖 南湖西球演陂陀處處青

山帶綠波興倦偶停遊客馬書成不換道人鵝空庭老
鶴橫雌樹古砌蒼苔上女蘿無事懶行城外路春風花

鳥柰愁何

南湖詩 木朝管轄 冷風夜月影回孤欲舞亭臺野草鋪

踏遍水源無覓處離離稻麥是南湖

題魏壇二首 南唐李建勳 不遇至真亭道要曾看真語

亦何爲舊碑經亂沈荒澗靈象因耕出故基蛙黾自喧

澆藥井牛羊閒過放生池蕭條夕景空壇畔朽檜枝斜

綠蔓垂 一尋遺跡到仙鄉雲鶴沈沈思渺茫丹井歲

深生草木芝田春廢臥牛羊雨淋殘晝摧荒壁鼠引餓

蛇落壞梁薄暮欲歸仍佇立菖蒲風起水泱泱二

魏夫人壇詩 宋李中 仙壇遺跡在苔合落花名絳節何

年返白雲終日生旋新芳草色依舊偃松聲欲問希夷

事音塵隔上清

魏壇詩 元何中 何年女仙壇百步遠城堞樹色隨春新

飛花襲枯葉廓虛苔綠重簾靜藥香泱主人勉逢迎小

憇薄茗呷却讀魯公碑仙事公素慙是時中興頌筆力

太華歷此書最爲小勁氣亦業業大節焰古今片石即

光燁人生采何爲草草度塵劫揮手謝壇扉火長碧雲

壘

前題本朝胡亦堂魏夫人司徒女性好神仙飛瓊侶少
讀經傳老莊書毋思別居親未許須臾嫁作劉令妻劉
亡不學世哭嗚爲劉養雛豐羽毛捨家任城渡江西江
西偏遊之汝水喜止壇舍五峯裏却從石井長流憇菴
苓胡麻亦云旨飲而不食丹七還杜蘭莠綠遲姍姍忽
然幻形幻作劍仙花內燦鸞車遍玉札金文天帝迓南
嶽早竦夫人駕遺踪却尋黃華姑魯公碑記言如乍只
今臺荒松影寒不見鸞鶴空中盤碧幢翠葆亦何處蓬
萊嘉會時往還昔人望夫山上化爲石露掩愁痕無朝
夕何如化劍逐夫歸去來其詞紫虛宮中證仙籍

某仙觀詩宋吳翁

青邱仙袂風中抱子香鸞笙月下灑

翠盜霓裳君過我尻輿神馬我從君一人生塵土不可
耐天上高寒定自嘉但約麻姑擘麟脯莫尋勾漏問丹
砂二

外北廂爲箇者五坊曰孝子坊

艾南英有餘

孝子傳後序井一曰大井

橋一曰大橋亦曰魚灘庵三曰羊石徑曰雲路曰廣度廳

一曰關帝在演武場

虞溪樂詩

明傅朝佑

解綬歸山酒自呼朗吟烟月據高

梧少陵大雅堂名草子厚雄章谷號愚道業千秋翠管
晏風流五子樂唐虞鳴珂謾入羲皇夢野老尋芳竹杖
扶

雲路庵詩

本朝王受大

老覺無拘繫雲堂得路偏門牌

秋色裏人靜晝陰前照若心知苦繡經味尙太蒼黃成

一笑北鴈已南天

臨川縣志卷之九

都鄙志

臨汝鄉爲都者四

一都爲置者十六一瑤湖倉二柴埠坊三夢港四花林溪

五大路六新塘七瑤湖渡八陳坊九堆錢嶺十五里塘十

一楊洲上十二站前十三楊洲上十四黃家街十五窰口

十六山前其小邱曰卓斧嶺曰金錢原曰仙嶺其陂四曰

千金口花林曰嚴家曰黃土其湖三曰長湖曰朱家園曰

南湖跨于南都其塘十二曰白蛇塘曰包塘曰孔家塘曰

武岡塘曰胡家坑曰桑家塘曰袁家產曰五里塘嘉靖府

志云五里塘不涸則城中無火災曰黃泥曰山陂曰破塘

曰杉木其洲二曰洋洲其上蔬畦百家郡取給焉曰得勝洲古黃家場也康熙丙辰總督董衛國討平三縣餘寇駐兵於此蔡紅毛等降寇皆解散因改今名其橋五曰林傳坊曰張坊曰謝家曰譙坊曰胡家其津三曰孔家渡曰中黃塘渡曰郭潭渡其寺二曰廣澤曰再與其庵五曰前塘曰菜園院曰里睦曰廻龍曰圓通有古羅漢松廟一曰茭塘祀隋歐陽祐祠一曰靈昌在千金陂上太守古之賢建亦曰水府祠今日水許寺菴曰永興

新創千金陂記

唐柏虔冉

撫州刺史渤海李公一日無

事理舟汝水沂流而上顧視原野而嘆曰焉有沃壤如此而不富於民耶有田戶鄒稜跪而拜曰彼臨川之小民光於農者請以利害計於使君願申其說公曰然因得盡搜故事得華陂舊基焉稜曰華陂始於上元有大晉中有若顏魯公亦建土滕陂尋亦廢塞在貞元中有若戴公置冷泉陂其迹尋荒在太和中若有若社公修置不成咸通五年七年有若皇甫公有若鍾離公相承八十餘年

不能就公曰不然吾試爲汝成

之於是究其源度其地鳩其工論其民咸樂之九年八月鑿冷泉故基自文昌橋直抵南洲鋪上口凡九百七十餘丈接汝江皆沙礫排窒微有其址於是畚插旣備併其工而開鑿乃浚其洫乃高其壩土與江口平盡出其沙與積壤縈束盤委望之若帶焉過報恩寺趨文

昌橋下透隴畝而分其溝塍綺錯鱗差二十餘派陂堰
五所以節水勢公又於其上橫截汝江置千金陂南北
百二十五丈斬木爲橦疊薪爲漫間以巨石而絡之偶
江水小長陂則感其水丈餘而入於冷泉之新渠奔流
貫激通舟楫之利於窮民走文昌橋北沿流三十餘里
灌注原田新舊共百有餘頃自茲田無荒者民悉力而
開耕爾後又不可勝紀其頃畝矣先時荒廢陂水不入
仰天雨積潦而漑之苟早曠不雨苗則盡稿是臨汝長
寧長樂三鄉之民固無望秋成而輸王之稅不減他戶
窮民焦號無所控訴至有鬻妻傭女其苦甚矣嗚呼不
有天意將大拯於撫民則公曷蒞於臨汝耶曷成於千
金陂耶民咸聚而語曰公倅景城民蘇南皮南皮斗門
厥績今存在昔河流西走燕魏民困隄防日憂理水舟
楫壅逼爲弊仍歲公作斗門分水之勢亦不役民何公
之制又曰公作千金撫民惠深陂水沈沈樂乎人心我
田不荒我苗如林愛公之去誰其嗣音十年夏新陂成
公召郡從事及賓客載酒張樂觀陂以落之由是軍民
無少長繫公之德賴公之惠因錄其績聞於廉使請詣
闕借留引寇恂故事而聲聞朝廷爲上郡之政首迨十
一年夏公秩將滿懼公之去惜公美績恐汨於後錄事
參軍衛宗卿臨川令陸愨都押衙李莊都虞侯吳敦實
子糾侯讓勾覆王贊洎州縣胥吏等羣進衆拜於庭曰

公之利臨川其績彰彰厥功懋哉而千金之劍特異於古雖汝南何敞開銅陽以利物邵侯斷洪流以溉田無以過也不刊於石則撫人何所仰其德哉衆有議曰單倅柏虔冉早踐文塲善屬詞筆宜勒其事虔冉才非博古學昧通經而繆爲賓吏纂我公之懿德豈能備乎辭不獲免因操筆醜縷其事志於貞石愧無文飾咸通十一年歲在庚寅六月壬午朔二十八日己酉記

重修千金陂記

宋趙鼎勸

嘗讀杜君卿通典邵信臣爲

南陽造鉗盧陂累石爲隄傍開六石門亦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後杜詩爲大守復

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循吏之流風善

政民到於今稱之惟撫爲郡以二水合流號曰汝水考之圖志臨川水在縣西五十里源出定川以今地勢觀之合宜黃崇仁諸水由郡城而西趨豫章赴彭蠡此臨水也汝水源出南城爲盱入石門爲汝由郡東過文昌堰遶北城至西津與臨汝合郡城之山發跡軍峯重岡複嶺崑崙岌業北行二百里至此爲二水所束止焉回環繚繞如玉圍腰金石臺屹峙於外故里識有臺分堰合之語川融山結鍾奇爭秀人物瑰異生聚繁庶江右之巨鎮也汝之上流距城七八里舊有支港決而他出又越二十餘里方合與正流相爲滄長若支盛則正壅塞裳可涉越旬不雨則絕流地脉枯燥風氣渙散白唐

已有千金陂過支而行正然陂常潰決紹興間郡有富民王姓者極力築隄以捍歲久復毀嘉熙間太守計院趙公師都嘗經營於上流順地勢之宜別鑿小渠引水以至擬峴臺下事未及竟傍無障闕復成絕潢後之來者顧瞻承歎欲作而復輟者屢矣今郡守秘書葉公夢得莅事之明年蒞凝坐嘯廼酌輿言欲回其濶鳩工飭材浚廣舊渠築陂絕江以灌其內陂長三百丈渠廣二十丈財用之幣餘而不侵經費工取之傭僱而不科夫丁一竹一木厚酬其直民樂爲市咄嗟而游源深流長舳艫相接氣聚風宜漸復舊觀是役也肇於淳熙辛亥十月二十日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凡者歲時其成之

易也三衢徐三錫實董其事頗有心計之助焉或有倡爲浮議者曰盱城歲饑連檣巨艦順流而來渠恐難受殊不知綱發必俟春夏積雨巨漲然後鼓楫而下此邦亦然若只常流雖無此陂亦閘水行舟也此一不足慮或者又曰溪潰而東多歷年所率爲筒車以資灌溉陂而絕之人失此利殊不知束薪囊沙豈能涸流今西港述陂新陂綿亘倍此而下流自若此二不足慮又曰澁茗之舟必夾私販若經岸下慮有檢梃多爲謗議殊不知前此郡務亦布津關其越稅者未嘗無禁豈以陂而苛征此三不足慮又曰東門長橋民不病涉若水復古道或至衝齧殊不知橋數十畝受水甚堪前此固開屋

裂於風矣未聞坻圯於水也此四不足慮所可慮者閱
歲滋久竹折木腐葺之勞費莫經耳以今計之錢僅一
千緡米僅二百石若歲加葺多則十之三四少則十之
一二然以一郡之力爲之亦直易事特在後之賢侯與
之意爾尙俾前邵後杜之歌專美於南陽也邵侯俛與
勳識顛末刻諸堅珉故不致以膚淺辭姑勉述其槩併
得以剖或者之疑云

新修千金隄記 明古之賢

囊余下車時卽聞之郡中籍

籍言千金陂事甚亟矣則又怪其何役之難成而前後
因循釋鼎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於是邵之耆老繼
申大夫先生之屬巖而造焉所陳說利害甚悉或有宜

於余余退而發脉圖經歷峴臺巡行郊野辨其土地川
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眺瑶湖千金隄上下余蓋低回
者久之慨然想見魯公諸賢之爲人則又未嘗不私竊
嚮往之矣夫鑿渠分浸導川之氣而鍾澤之美爲民興
利真太守事澤不陂川無梁春秋刺之尤甚矧諸監司
當道措注焉業已撥捐贖金資給之矣而不能畢力督
成稱其位之謂何且邵蓋舊稱沃壤勢形便連三面之
水以爲帶此百姓所豐給萬商所湊集也又有秔稻梨
栗桑麻蒔蔬之饒土宜橘柚水多黿魚貧者得以人給
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臨汝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
今夫而難復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奪民負糶之腴洋溢

孔家之漣澆七里之壘高者旱旱者澇損耗已甚是
其不可明甚屬者郡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
少商旅之民多殺不足而貨有餘又不便於轉輸往
賈行布販器竅偷生而亡積聚蓋未嘗不過企堤而太
息焉潰裂相尋而議所塞者幾年於此矣卒未有長於
計策中水利害者董其事乃宣城徐君闕達石畫行堤
上視水形便甚熟所籌度機宜先計以條於民余所剛
不使者徐君業亦心計之亡何疑作矣曩者郡多諱言
隄事以戊中之役騷然發動蓋嘗竭一州之力以扼塞
水害輒復敗而今茲舉事黔首狐疑且喜且怖議者又
頽頽以疏河濟沙爲策歲月多索弊縣官費勢不及民
落言沸興境成功就敗事余甚異焉作而曰民何知所
不畜身爲民興利者有如此水所役民一日動民一緡
而以興利者亦如之且決所未塞而日事澇於非計之
得也但其決所端悍難以人力強塞之往者用磊礫亂
墜而下雖捷以竹絡多疎漏因募得越人木工陳琛等
五十人商程功費琛等習水善沒沒水布礪石如崇基
版築盡度不爽石取之瑤湖磯東以塞所決西以殺其
勢於灤最便賴天地之靈山川之美高堰合而大波迴
蓋鳩工於疆梧亦奮若之歲而決周告成事矣往者盡
截河流水暴衝激其勢必西嚙西不能支往往墮今稍
卑其上五尺不與水爭咫尺之地平居水未漲時游波

潯稽注澤鹵之地抱闕闕而西會於臨控引雄據隴禦
之阻足恃焉余嘗讀荀伯子臨川記而知其山川爽塏
于謝風流臨迴谿據層阜甚矣以今觀之尤信河東所
在居民舊無業作占募之地茲乃願受一廛而以駢儉
爲生者紛然出焉北渡永豐河墾棄地不可勝數而今
皆願求墾治以資灌溉者數千人余又懼江河汎濫多
有蛟龍乘風雨決壞涯岸者其性惡戾因作鐵犀而爲
之銘築靈昌祠其上諸所計具諸君記中甚備余弗論
論余之所繇本未尚度者以詔後之人若乃增卑培薄
相與保其成而勅之所謂物猶雙礪之容民識百重之
典云

募修千金陂疏

本朝曾大升

嘗讀郡志至柏虔冉之記

千金陂木嘗不嘆昔人之留心民事爲勤且悉也陂之
創在於有唐顏戴二公實權輿之而千金之名則自渤
海李公始厥後屢廢屢修其最著者宋則有若葉公夢
得明則有若古公之賢是皆以守臣力任其事其規畫
佈置猶可按而識焉今者歲月已久水激石崩羣以爲
不修且壞太守張公慨然以修復爲念適有副臬之命
戒行有日爰進余而語之曰吾來典郡蓋承荒亂之餘
凡茲賊垣學校以及倉禁解署茂不蕩然邱墟絀於力
又不能並舉姑次第完葺粗有成緒而茲陂尚墮乎懷
也今復移蒞會城雖去郡不遠然不能躬督監視願指

二百金以經始維君爲我成之余於是益嘆公之留心民事爲不讓昔人也歷觀陂之興廢不一莫不賴有上之人奮然倡始而下之人羣焉趨事記載所存班班可攷或在邵東數里與五峯六水上下掩映引渠通港過支屬五東則臨汝長樂長寧仰其潤而則靈臺四鄉挹其流可以資灌溉利在農也可以通輓輸利在商也而玉圍金峙堰合臺分則又利在士也夫有利必興有廢必舉誠有司之事而殖我田疇謀我桑梓亦士大夫之責也况前此諸及所經營興作皆在守官之日而公之長慮遠計乃在遷秩之時其志豈可負哉吾願郡之縉紳先生及夫耆老子弟相與竭力同心共勸斯舉於者瀆墮者疏石增而高土增而厚使污萊盡闢舟楫無滯俾余得藉手報命於公異時公餘之暇亦得從二三父老徘徊堤上睹盱汝之安流覽溝塍之綺錯咏歌式宴以播樂利之休風以頌前人之明德豈不快與

重修千金陂記

明舒化

傳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曰

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讀此則知聖

賢經世佑民非因天地自然之理不可蓋天地山川列

形奠位神與氣融化理乃通因之則氣毓蕩之則氣散

是以古之長民者疏川固澤使氣不沉滯下散越水土

平而民用是無天厲札瘥之苦無饑寒匱乏之患故上

下能相固以享長治此可持以紀千金堤之要領者郡

之脉祖於五嶺橫爲伏村峻起爲南豐之軍峯奔騰龍
嵒由數百里而終止於郡左則汝水之源出焉右則臨
水之源出焉汝水繞城麓至黃塘口與臨水合此一水
也以內向則抱城三門而潤坐以待滋以外液則臨田
百頃而仰卧以候漑燥濕相須流逝並妙真一方千萬
年悠久之利也迨後水落瑤湖灣怒衝而東東土疏惡
刺史顏真卿輩凡四人築於宋者如太守趙師都輩凡
三人郡民王止翁顧獨修之其功於民生蓋可慨想不
然何世傳不替上下留心往往如此名曰千金自唐渤
海李公始也我明一奏修於訓導一請修於諸

生章衮等議而不修是誠有待嘉靖間督撫傅公鳳翔
諭知其利縣令應公雲鸞以是請乃檄同知陳公一貫
專其事佐以通判潘公梅當其怒衝橫漲而遏之北礙
緡於富室派役於里排掌簿於鄉之士夫以松置寶塊
石以竹篲實鵝卵石綿亘三五里工料率以萬計厥二
年而工成其氣魄雄烈直有排倒山海之勁川長濤巨
浸中甃以濠塹且當入口沙積如邱無論識者固憂其
必潰至五六月果決矣夫起大動衆不無怨嗟一遭敗
績盡鈴口結舌不復敢言馴至萬歷改元朝政載新群
工致惕惟恐地方利不與民共以失天地美厚御史任
公春元按撫諸生復呈前事毅然准行而督撫凌公雲

雷徐公栻楊公成潘公季馴劉公堯誨御史燕公儒臣
李公學詩張公簡趙公燿各相繼檄修捐餒以助移文
不休舉事無寧歲竟罔就緒豈誠左方策耶無奈道旁
之人意有異同議多矛盾以故當事者歲不廢修以應
欲爲者之心又不使卽成以厭不欲者之口進止如此
惜哉嗣是同知徐公楠寶司其工鑿瑤湖嘴以直水勢
用方丈石以降水衝募浙匠善沒者甃砌於水中人咸
是其策矣然尚有以唇舌恣搖奪者工岌岌幾復輟力
年太守古公來守是邦士民首以足請公曰堤之不成
我知矣我不敢跡此尚須自信其心乃敢諾一日借諸
僚屬循河而走察視所以而語曰奈何司土者使天地
全利顧忍於棄遺不使將以惠民耶乃與徐公盟曰堤
不成不已也度衷肅慮殫力朋謀鑿石浚沙培基塞口
思不輒晝夜勞不避寒暑憔悴計籌胼胝胼胝拮据贖
遺清簿公員一錢不及於編氓一夫不派於里甲會算
木石不濫不啻原議六千金費始及半工興如雲民若
罔識落成之朝觀者如堵然夫以涸立之圍隍遽環清
浸白沙十里化爲通津盼慕千年功成一日其歡呼踴
躍真與悠洋活泛者同而莫知誰之所爲者已由此以
滋灌漑以擅金湯以嚴稽察以便逸遊以通商販以一
轉輸以省背負以濟水火利在民間種種莫悉噫此耳
目共見者抑末也尚當識其大者蓋五行以水爲主天

地所紀始終所生王道修明則百川理脉絡通偏黨失
綱則泛溢爲敗郡之山澤一氣相乘四水護城綱孰甚
焉散逸失從涸燥爲患脉枯復潤氣蕩再歸愆伏不災
陰陽效職歲完靈合造化渾成其益無方千古一日者
也豈一政令一科條之策已哉此爲成能此爲左右民
之大者誠得敦本之治而爲永賴之利歟及夫建廟以
祀神設夫以司守鑄鐵犀以鎮怪議歲費以待修創田
租以贍廟資真無疆之思也公之爲民至矣哉夫報者
天下之利也吾民其何以報諸通判蔡公廷璋推官徐
公得禎蔡公萬里邑令朱公讓悉同心相濟贊翊以成
若驅督奔走則有經歷王重慶之屬也古公名之賢蜀

之梁山人起家各進士治郡有聲而其著者在金堤

復修千金陂記明章光岳 郡之東南有千金堤橫亘四

五里延袤千餘丈屹然障汝水之全流使周繞郡之四

門如環如帶以合襟臨崇諸水而下注豫章者也益汝

水自旰而來歷峩踈經靈谷汪洋浩瀚朝宗於郡之南

其大勢然也乃流至瑤湖距城五里忽折而東則入懷

友跳堪輿家大忌之前戊寅郡守建吾古公邑侯朱公

採郡人吏部覺吾劉公議幹天關回地軸見恢萬世之

利通詳院道經奏題請加疏未邑聚金錢數萬勤拮据

五年始克底其成績余嘗聞父老之言曰金堤未堰之

先郡城蕭條僅同一村聚人文落落如晨星城之內外

列弟子員者僅五六人而肆幾可羅雀俗尚狂獠樸陋殊不似大邦氣象迨堰城而後人文鵲起科甲蟬聯鳴珂紆金者肩摩踵接博士弟子且數百計聲名文物豐隆都雅百倍曩時而東文昌而下抵金臺章石良田萬頃靡所灌溉田卒污萊堰合而諸流環會水有所瀦洩遂成沃壤甌婁汚邪之入皆如京如坻則壤而供惟正稱饒給焉則此一堤也其關係於通府蓋綦重哉第時異歲遷衝激不常勢不能不圯遇圯而修修而不得其道與不得其人愈益大地數年之間兩經委官修復糜費金錢千餘竟無片石尺楮之存者無何而決口廣至四十餘丈深且十五丈餘勢必漚泥爲河而後已余嘗

拉朋儕臨流浩歎相與歌瓠子而致慨於錫圭圭沉自馬之無日也于時災祲頻仍辛酉大火癸亥復大火延及千數百家城之東北境幾成邱墟郡人士閔閔皇皇相與推原其故僉謂五行惟水制火金堤潰決反跳背流水去火災理有固然又何疑焉于是鄉紳士庶合辭呈請于邑侯森寰曾公公毅然以修復爲己任旋上其事於郡守濬吉朱公公愈穆然深思遠計不啻痼疾之切身也值直指玉溪田公持編斧按羊城余從諸君子後敷淮陳之公卽灼見興廢之原深覈名實之歸職然曰天下事修舉誠難得人尤難今茲之役不得不委官委官鮮夷由之介之盤錯之才一切工之良楛堅瑕且

寘之膜外惟是金錢入手遽相腹勉強半以潤其私橐
如此雖屢修無補也諸公欲爲堅久之計使官修不如
自爲修誠得一有德有才之長者專董其事而後可臻
厥成諸君子深服公之洞晰周到也舍舉鄉紳吳君應
一試謂其平昔公而潔恪敏而練習者也吳君復舉太學
生顏祥麟以自輔于是周爰相度區畫條規一議設石
櫃蓋水勢衝激爲力甚大前次修堤率用篋篋裝亂石
墊其內以石抱其外篋篋易爛亂石易散木勢所衝一
石搖動衆石俱崩今以松樹板作爲石櫃每櫃長一丈
闊五尺櫃內貯之以石可數萬斤水衝不動而松木入
水千年不朽石櫃居中作骨衆石在外作護極其牢固
一議擇石料蓋舊修金堤皆以麻石包裹於外面以浮
脆紅石貼襯於內水一浸潤紅石消融中若敗絮外安
能固蓋紅石價賤麻石價貴實相信從今純用麻石盡
去紅石而麻石亦較定尺寸每石厚一尺二寸闊一尺
五寸長以六尺至九尺爲率其縮薄短小者水激易動
槩置不用庶內外如一可圖堅久一議結砌之法蓋金
堤舊石皆係橫疊石頭向水參差不密水日震盪嚙齧
以致速倒今以大石直砌若墻脚然大牙相錯石之中
間皆用松椿品字拴定如垣如墉任水衝激力可捍禦
一議結內外二碑蓋河之西岸皆瑤湖諸山石嘴突出
水爲石激橫奔且射金堤河之東岸皆浮沙泛土善潰

善崩若止塞決口而不殺水勢必不能當其奔突善行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今於堤之上流砌內外二碑內碑則對瑤湖石嘴遇水橫奔使就中流外碑則防水過金堤端側掃塌雖建二碑多費二百金然必不可省一議僱募蓋往昔修堤皆起修堤夫差人追迫不勝其擾每夫數名不啻一夫之用令長雇土工三十名每名每日工食折銀二分二厘五毫晨而作昏而息一夫可抵數夫之實而民不稱擾其餘織悉區畫靡不井井有條爾時朱公祖曾父母皆可其議且諭之曰修堤官事也曩以官事治之虛糜重費績用不成公其任之若家事然官中不發一票不差一人知其無裨于用而且滋之

搜也二生受命以往虔恪朝夕一切規畫厝置召募監督儼若其家之有大興作也其錢糧之發於官帑者卽面呼各匠以原封給之毫不沾手嚴束二家僕從靡敢有需索半文者所領官鐮皆足色足數各匠悉歡呼踴躍奔命恐後墜工於癸亥之九月報成甲子之十月寒暑載周始克襄事厥惟艱哉今茲且四禩矣洪濤怒瀉不知經幾震撼而屹然歸然安堵如故始信任人任事虔始厚終非苟而已也茲者屬當勒碑紀績焉余述其事而記之余惟天下大利大害關切民瘼皆可牧者躬任之然每多因循廢弛探厥所由蓋秦越視之而疴瘵不甚相聞也或公笱如掃而趨趨却步於措處之難也

不則蘧廬傳舍其居而姑以俟後之君子云爾未有如我郡侯朱公邑侯曾公嘉惠地方每懷靡及始終勿替俸薪罄捐多方設處而卒以建永賴之勳垂不朽之業者也至直指使者代天時巡亦惟是察吏安民肅憲貞度總持其大體於地方利病守宰之責照詳批允足矣而我田公立談之間超然遠覽曠然深識區畫周詳懇到捐助允交千五百金維時搜括捐俸章已屢上而入境以來屏絕煩苛卽於寬政贖鍰幾何而公則總總然殫精竭力以圖若躬任其事者然此其念切民隱由饑由溺昊天實鑒臨之而吾郡士民世世實嘉賴焉迄今民安物阜樂利熙攘耕食饜飲忘帝力於何有而不知

諱公之計慮周明德遠也余之記此亦偶附康衢之說

爲異日裨官野史云爾直指田公諱珍號玉溪河南之

虞城人庚戌進士郡守朱公諱大典號濟吉南直之長

洲人癸丑進士邑侯曾公諱化龍號霖寰閩之晉江人

己未進士並鑄之石誌弗葺也公推首事勤勞鄉紳吳

諱應試號朝穆并太學顏祥麟劄得並書時天啓甲子

千金陂論明徐良傳論曰余嘗眺擬峴臺周行千金堤

上退而覽觀載籍睹其興廢之故可異焉初汝水自肝

來達於瑤湖望郡以趨西合臨水抱郡城若環玦此山

川之本注古今之經流也其利民之大俗所共睹者四

三面阻河以形勢則壯充溢交暴以水利則博傳舍臨

隍以防守送逆則便舟楫達於四門以轉輸懋遷則利而風氣完固亦在其中矣此昔人相土卜勝設阻遷國之本意也然自瑯湖達於今孔家渡地平衍而土疏惡中唐時始決一口春水暴啣岸善崩隄陌歲縮支港橫溢正道墜淤生民坐失鉅利上元間守臣嘗建華阪以遏夫而行正大歷中刺史顏真卿繼築之名土墜陂上元中刺史戴叔倫繼築之名冷泉陂咸通中渤海李公繼築之名千金陂軍倖栢虔冉始爲之記而千金陂之名迄于今未改自此水復故道西過黃塘橋口湧速樊之流東則長寧長樂臨汝西則靈臺四鄉之間溝澮綺錯麻各股引灌田各數十頃言水利者尤急焉宋紹興

中郡民王姓者獨修之嘉熙中太守趙師都又修之淳祐中太守葉夢得又修之時則教授趙與軻爲之記趙記視相前記爲詳今所賴以知此陂顛末者多二記之力也宋季元末兵亂相尋陂復大決延至於今無慮三百支流日益深廣唐時決日纔數十丈宋已倍之今則三倍之矣趙記中所載修築之費錢二百緡米二百石嗚呼今尚可言此哉引治間訓導王溥主部李鄂先後奏請修復事下有司輒以時訕而止嘉靖初太守祥符李公茂元彩諸生章衮等語慨然欲修築之時無撫按主之於上木石畚鍤已具竟爲監司所阻至二十六年巡撫傅公鳳翔以興革事宜詢諸郡縣臨川令條上千

金陂議而先是十年傅公清戎江右問俗於士大夫備知陂之宜復及見是議忻然報可題檄委同知陳一貫專董其役陳亦素欲爲民興利有志是陂毅然身任其

方 演計以松樞實塊橫截中流下冬疎

漏其後復檄通判潘梅佐之潘以竹絡籠鵝卵石障之旋即推決蓋故道之壅沙尚高而大川之洪流愈激雖踰年隄城百姓懽歌而識者固憂其潰矣未幾雨漲果決而陳亦以考察罷去倡爲浮議者遂曰古之長民者不防川不障波陳之夫也防川故也是亦不察其矣夫隄以障決流而復正道此韓子所謂不塞不流者也豈其逆天地之性而魯公諸賢肯先爲之乎宋元豐中曾

南豐記嶺間臺白風檣沙鳥出乎履舄之下民樂耕桑以自足野牧不收露積不垣生民富庶風俗淳厚而淳熙嘉泰間守郡者卽今文昌橋相繼爲浮梁數十艘東萊呂公爲記是唐宋盛時水皆由故道歷數百年陂固無恙何防川之有昔西門豹爲鄴令漳水在鄴旁而不用史起譏其不仁不智後起用之鄴以富庶民用歌舞今撫之利莫大於是陂匪直引漳水築鉗盧資灌溉一節之利而已百姓歌且舞焉豈後史起哉况陂之成者什入九決者什一二而募金在庫千有餘兩募石在土萬有餘塊可不別費一錢而足者顧爲今之計宜先出故道高沙置之陂外水道既順然後投鉅石以塞決口

一顧盼定矣今不咎往者之失策而遂謂堤不可復豈
非因噎廢食者哉是惟利害之大者故詳著於篇

千金堤募建大慈閣敘 本朝黃石麟 余州東出五里千

金堤水洧寺釋蓮源與鄉士大夫議改其中舊堂作大
慈閣中欲爲藻井陔諸佛相其上曰易廡陋而崇之以

潔也虛其下以息游觀贅咏者曰登者則與以寓目廣
大之際焉蓋資言使募之東川黃子曰將爲相水土之

利以利其民人者與仁人之事也將爲高舉遠望出隘
狹而游庠廟者與智者之樂也將爲損其愛欲償之福

利者與天下之所禱祀而求也斯舉也三論備焉汝水
南經肝北環州城而達於彭蠡隄其決者中唐之爲華

陂也魯公之爲土塋戴公均水之爲冷泉也渤海李公
繼築肇名曰千金貴溪葉公之繼于宋也梁山古公之

繼于明也隄成而大川之性順溝洫浹而潦涸之患希
郡邑固而高深之險具四方之舳艫相屬其間而厚生

利用之物畢至古大夫慮其功大而弗永又立之祠於
上與吾民致力於神余恒謂鄉之士大夫祝于斯者非

若他釋氏之宮損其愛欲償之福利者也其利予州仁
而不與于私矣今也若使之壘高閣而登焉將以命名

山川領瞻城闕固十里之邦萬家之都會也砥其原隰
相其流泉辨其都鄙察田疇園圃漆林之治于焉閣檣

廬之湖沿塘負戴之重跡則見夫流波洋洋蕩洲漸渚

風雲旋生有聲百里之外仰而視之漉漉乎不見天地之所際而山河之故猶然其灑遠靈和之氣滃涌而作縈洄而集余意其時樂於斯者必將有隨予固而擬似峴山陋靈運而不訪麻源者矣夫然民而不有其利神而不寧其享吾人其何以樂於斯也哉寺初曰靈昌祠祀水神前宮大慈閣者釋云水神所歸也水知歸而隄永隄永而神之利以著斯舉也其不可以已者矣余將與州之君子計堤庸上人其致力求之四方之七今江湖置湖湖口吳楚粵閩賢豪聯袂而余臨有道君子竹雪曾子方垂帷擁比爲彼都人士之師其以予言入而問焉殆有合乎三論之中者矣聖水李子曰子之言博書以授之

金堤賦

明 馮顯祖

惟金堤之勢象兮何龍龍之豐浦回

瀟璇之大波兮架雲敦而山逝風猶掃而琴津兮夜間
訇其磴纒瀟蕪胥其漚沒兮似沈秋之寂厲擊洪瀕而
降潦兮久馳精其有卹獸蕭條而嗥慕兮濤滄虛而若
失輿唐塗而再諦兮竊獨寒其盪稷響窮山之奮瀑兮
殷滂雷之功迭詎中城以朝徹兮滄空隆而疏越容搜
騷而溼落兮令人深感而不寐豈園興以條惑兮石涵
牙而踵跖下曾積以互柱兮上舒斜而齒陞基引縱之
旁衍兮遂蛩有此亭隧何淫淫之簾簾兮散流駭而沈
射折泐嶺而不下兮曾何遂其弟靡汨流剝而度絕兮

雪葩華而認籀句余衷而不可停兮暢劉觀乎繡媚草
天延而憂畏兮檉葉松籠參潭乎其蔭困陽春之美罔
兮猶然抒余之能惟金堤之上都兮胡幽悠而善思者
頰群監於泚曲兮眺紛芳其可佩愛沉苔之綠水兮視
鴛鴦而不去翳長坻之蕤綬兮惠風流而熠翠步要那
而波睇兮掩江妃與漢女固非余心之所媿兮誓桃華
之溜水扈遙坦而肆歡兮宇確斯而無外悅俾倪於逝
川兮澹天泥之逢滯心滔滔若爵浴兮脂雄漂而入溲
筮畏松林之旁擔兮及裴縈而倦息遲飛梁之友情兮
車連連而互轄正位紀之文昌兮迺余居之所世戒雲
河之下澗兮市明堂之升氣流星貫於紫宮兮在寄微
之子亥恂龍角以廻衡兮過閩陽而上直惟尚煬夫夫
火兮又余生之所氏疑司命之無正兮攬戴筐而道愧
掠天梁而巨度兮端佞蟲之宛結復鞮鞮之美構兮是
誰列其虹霓斲十二之舟門兮上列房而禱市往高堤
之碩堦兮東與西其猶怒頰高陂而弁就兮湧橋門而
絳舳泊滔潛其將齒兮消澌魁而勃馳虧與成其有對
兮孰梁球之所固庶石苗之不壞兮淮城巒之美氣緬
依流之紀畧兮發圖經而本原汝伏鄉之血木兮繳赤
芾之飛猿束梁安而瀨蒞兮盍清江乎石門畧呂滕而
赴治兮鄣西石以誼奔伐石就楫兮並東南而抱垣串
冒坻而載北兮西翁漢夫連樊始合臨之衆隊兮肥北

徑於黃昏椹樟櫛之委細兮發金雞之石寇介豫章之
洋瀾兮淖靈若之東鄣貫三門之素蜺兮珥雙流其若
環帶河山之蛇約兮壯礮礮之所闌乍經縈而藥卷兮
又安知夫但曼洑砥礪之洗朽兮汜洶洋而慮安者隆
春而汰穀兮淫淫藥而忽殷夜或淚以稍猶兮淋淫夏
樹滌涸旁不可以爲鴻兮溢云何而不分疇東北之高
潭兮瀆潦濤而馴遷屹豚砥之平固兮永無堵其初堅
固寂垓之洪暹兮民乍舞而歡新步橋檻之曲詰兮何
形及飛綬而畫雲櫛綫維而且莫兮若龍鱗之覆川纏
食鸞之齊人兮湊殊方之末民冠衣麗制兮言語咿咿
而不倫乘余居近市兮時間肝其引縉居賈轉積兮難
卒單陳白日出暴兮璀璨燭磷巧斲完兮衆則須珍鑿
惡聲啤兮爭牙不均僮徂客兮迎遠津攀來下兮趣疾
鮮闕河碣兮鉅衡權分別賈區兮更販流轉周張脫算
兮駟魁攫便來往飛梁兮踵不得還大賈遨翔兮連倡
嫖文絲縠縞兮縈波煙吹歌蹋博兮工數錢赦民無數
兮從流緣兮爰昨兮頓悔賤貧復市道兮何言便閭人
兮食薪庸徒負兮周身金南歲北兮漕若雲吉公擅兮
篤仁周隄藩兮帶阻水雄四方兮止戈武土周墉兮步
參差之雲雉川彌瀾兮林溝靡靡作者何勞兮且今承
逸決廣深其百丈兮茂千金以投沸水好淫遊兮長不
處乎隄內工哉泐獲兮水中視息冰雪濼濼兮不縮意

制咀屑毒藥兮墳發身熱修桓對事兮終絕夾編巨石
繩泛兮憊忽投入脫發鉤石兮平厓底窟直中繩業兮
方曲若矩橫縱繩疊兮旋窪勃率又似洵佛兮抽魚疾
出卽接緒纏兮爛熳薄翼享狗斟燒兮反春其寒粟如
鴟如鶻兮番出代沒豎景波稻兮遂成塙遏結效宜梁
兮美徐公之所致會固有巧兮半前勤費增庠培薄兮
終今莫億亂紅醮落兮經條深辟遂歷洋州兮灌注蒼
蒿鉛曙錯薄兮亦莫知其食藉墻田之涸旱兮遂踴引
華鍾爲雲兮決渠爲雨連畦稻兮長我稷黍
神異塚名召伯兮民歌邵父仙公竟日兮收水中而陶

醉鄭敬去吏兮鋪茅靡以爲席貨審成之陂田兮復汝
南之鴻隙夫既溉澤鹵之地又安得省堤防之費觀聽
休美兮登臨發滌輶船利近兮津城度驛深流融漾兮
嘆人工之闕贏大夫實高梁之茂美兮裂越遞越最樊
議之不然兮橐乎差吉疏利流患兮不憚剪篳莽工發
手兮賞帥徒士獵畧金選兮簿歷凌細班官考作兮比
次丈尺飲食樂寬兮程鼓不蕃采巡速巧兮成功遠迹
旁鮫汕擊兮分鮓拒之發發無鯽鯢兮舉不得沫暮反
三市兮名數填過窳兀敞兮內阡渠之蚕蜨象訊大夫
兮豈不俞悅自我樂郊兮谷叟爭馳寬然顧樂兮左右
雲麗舒鳧焉鷓鷀何離離兮白鷺雍容而雪飛紅簷激矯

兮燕卽足而差池士女慶於莊疇兮濯緯沿滑舟人客
子颯融冲而上兮下搖榭之衝衝附就艤遲兮視臺隄
行人之渺微車馬鱗度兮旁積壠之索索粗宅疾兮元
氣一何睢盱云胡不恢兮愷瞻四遐靈郭翠之葱眼兮
拔雲施於威華望上雲而不見兮歸石笋之所怡明發
西黜兮銅峨峙而入華子浸明泉之日月兮竒瀑懸危
百尺而不止蒙峴杳靄兮鬱青龍會降出黃梁兮試陰
蟲之滴水浮丘王子從逝茲兮躡芙蓉而棲紫葢東華
繹屹於九峯兮軍標入乎雲內空明玉景兮人居苦磻
乘逝川兮適金石峇蟬蛸兮稍積翠曾何足以娛兮甚
塵細明發東維兮列寶侶而命鐔投方松之繡纈兮跳
雲華之妙伎播凌波兮響葭吹歌激楚兮轉吳會霞雲
駭兮樹葦靡周南雅兮樂無射弭節金涯兮招遙容裔
快安流兮吉蠲戒置靈宮兮醮都水巫望河兮紛若語
靈之來兮從玉馬於是者舊諸生各稱厥意曰惟是
夫之勤慈有習休哉賴神媪之從和銓絡之平理愚等
無所知識恐後來之不昭昔李冰作離碓而辟沫水立
石犀明異世大夫固巴蜀之英宜齋厥事大夫曰休哉
乃鎔金銅灑錘鑄作立水軍琅當鐵柱伏蛟螭觸夔怪
爍金精與神會填高深永無言

千金堤賦 明帥機 惟郡邑之創興莫水德之爲急符於
穆之神明昭化妙之初質在天而爲雨露於人則爲血

脉雨露竭而物不滋血脉枯而生不殖彼鄭導涇而秦
巡若翟罷陂而民膺道謀固難於成功利巨豈作夫無
益繫吾郡之地形實臨汝之交滙合二水而繪城故風
氣之完聚嘉顏李之築堤覽遺跡而追慕何陵谷之變
遷汝水決而東注遂渙散而外反豈回環而內顧歷數
百載而寂寥亦氣數之屯阨一覆轍之爲懲談隄事而
悚慄警懲羨而吹壑將因壺以變食成與虧其有待乎
天與人其相因我大夫之領郡兮實李冰之鄉人甫下
車而忱慨豸衆咻之紛紜曰衆循習而偷安余豈不懷
夫宴息憫外疆而中乾可坐視而莫恤况前賢之謂何
恣裕蠱而不續非汝民之是疲覬漸勞而永逸於是乃
發方學畫且及圖惟迹原野相高卑鑿往弊集衆思排
建開充築陂乃謀監司監司是從乃聯貳守協恭和衷
乃牽屬幕聚財鳩工經之營之不亟不惰率取給於贖
緩豈勤借於閭左乃濬河沙以疏西嚮之路乃破湖嘴
以遏東潰之怒或哀之或益之行無事而爲智將抑之
陽與之不與水而爭利乃捷石築掃以爲經久之計乃
作梯滾水以殺奔湍之勢爰募鰥人沒水下石鉏貫連
環以膠段漆枝枚實實雖萬撼而不搖似網南山之無
郟精意感神巨竅最最庶民子來奮勇和會故得期年
之間遂變滄桑蓬塊之區忽爲水鄉經營乎擬峴漫漫
乎黃塘故道乃復別流以匝不數里而同臨水兮若寶

劍合於延津於焉觀其四如浮游近縣則南望建武北
眺豫章輻輳四達通惠工商蓄洩有備長我稌稊隄之
分野正直文昌必有異人以繼晏王於是乎沙明激浦
渚戲鴛鴦文鯤出躍鷗鷺集翔駕鵝屬玉箴疵鳩鷓莫
不咀嚼菱藕出浸波光倒景則插乎雉堞捲幔則矚乎
帆檣木縈纒而如帶池周呀而爲湯但見山川悉在干
鏡裏銀河似接乎天洪是舟楫颺欸乃謹揚轉輸而一
舍無重繭將逆而百里不舂糧潤下克炎鬱攸不起家
無待於藏珠作不煩于儲水兌運以時魚集鱗次陸珍
海錯羅列市肆錫阿霧縠無足而至鞠鞠殷殷遂爲大
邦雖介處於江外與中州而頓領眷夫春日遲遲蒲神
因依白蘋轉綠修蘭被涯青霞感浪而明猶光風拂水
以連漪至若董風自南沸濤衍溢楚柳成帷靚河如拭
暉滄暑而濯纓晞華髮以枕石又如紅葉墮川寒烟收
橘菊岸委金澄潭浸月悵望伊人心魂飛越及夫空江
雪飛屯雲沉黑疎林逗舟而舉火漁人曬網以吹笛野
弄霜鐘此景何極合四時之佳麗因茲提而有獲爾乃
沙頭別友江干送客彩鷁雲仍定葢絡繹仙侶同舟欣
然共適又如月夕花晨徘徊宴賞涉江而採芙蓉遵洲
而擗宿莽或連光景於修禊或遣逸興於南樓桂棹蘭
楫以遨以遊於焉酒繫朱絲微羞方筍震澹清歌卹削
妙舞浮葭吹撻金鼓似採蓮吳越之濱若張樂洞庭之

浦白雲截響流水徽葉遊魚竦聽時鳥和吟合歡而罷
不繼以淫皆所以澄神盪垢愉志汰穢爰有博物君子
命世英豪散意方外覃精雅騷厭劇市之塵囂欣水宿
而遨遊臨清流以活潑對沙鳥而揮毫六念旣靜五蘊
斯洗搖筆生風摘詞炫綺吐江左之錦心窺揚馬之淵
懿皆江山之振翼成不朽之盛事也豈不休哉然大夫
猶遜大功而不有謂人神之協謀乃鎔鐵犀以鎮上游
廼新廟宇以報神休冀吾州之豐樂期帶礪於千秋於
是邦之士民相與歡譔惊舞曰大夫有大造於吾土思
所以尸而祝之者豈殊於畏壘嗟夫凡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卽鄙生白首雕盡開然事體亦切私憂而過慮

昔人謂經綸天地之謂才良有以也千載一逢敢揚厥
美遂作頌曰惟此金堰久逡巡兮誰其成之斷且仁兮
彼美沈沈照城闈兮公爲雲雨澤我民兮公爲慈航渡
波旬兮召伯之埭永昭垂兮仲通之書帝將賜兮奠封
疆浴日月冠洪郡踴吳越邪竇塞兮地脈同瑞應昭兮
產賢才儼千秋而作固頌古徐大夫之德兮悠哉

金堤鐵犀銘

明古之賢

吁汝互涑瀾瀾滄滄澗澗延袤

洪波其颺我心孔疚孰與疇墟騶厲率恃彼陽族匪
沉白馬似入金牛榮光休氣川吐嶽修堤旣成止陔山
突陬龍文寶柱漾壁浮瓊縈帶百雉容裔萬艘與靈符
契鄭白甘儔文昌鬱興坤珍開幽邀福安愈詞美千秋

修復千金陂銘

明王懋德

萬曆六年歲在攝提撫郡修

復千金陂成惟我太守高梁古公暨二府宛陵徐公實

厥始謀底茲成績落成之日黎庶灌忻謳歌載道公

集從事會賓僚相與登峴臺之勝覽山川之奇美哉

皇皇一時之曠觀百世之長利也郡縉紳相與謀曰諸

侯計功大夫稱伐古之制也故砥柱鐫銘禹功益顯宣

房紀蹟武烈斯彰師帥賢勞而鴻篇莫述鄉士大夫之

耻也予盍銘之以觀來者余謝不獲則系之辭羊城屹

屹扶輿所鍾孕靈毓秀發跡軍峯汝川南下臨水西溶

河流如帶佳氣鬱葱爰自申唐瑤湖東決正道為淤支

渠孔坎金陂創築奔濤暴瀾不潰於成如食斯噎數百

年來迭發遽興謀無遺請功則宰稱蟻穴之變金堤土

崩捷石為藩輿論沸騰天授良牧公來自蜀考乘驗圖

銳精與復偕我二守慮周計熟凝思成山運謀轉轂乃

飭將事乃召公徒捐金僦役庶民樂趨舂鍤如雲木石

塞途公曰勿亟夫小謹呼露冕奉帷爰榕爰度開濟崇

瑞洪流蹄壑投石沉芟浮壘役鵠辰見而我浹暮而落

長堤延袤橫截支流諱我士女來遊來遊曰我明府功

與神侔溥施利物惟公之休始時田疇浸潤未廣今也

沾濡盡為沃壤始時擔負接踵摩肩今也舟航利於賈

遷涇水饒秦期思殖楚我公繼之後先接武阜我財求
長我禾黍何以名之召父杜母緬維先哲尚多典刑摠

合臺分河伯效靈繫公德澤千載流馨凡我人士永鑒
茲銘

孔家渡驛記 元陳真孫 撫之為郡水馬驛各二北循彭

蠡以至江西行省南沂建昌以入閩城東越文昌橋五

里而近日孔家渡水驛也驛頓江地阻室隘使二三至

既無所息處至正七年冬郡知事將仕郎鮑澄至驛詢

其故欲擴之未果適驛李勝持民孔券以驛後地求售

鮑君即命予值計中統楮之為緡者二百得地東西袤

四丈南北深廣亦如之遂掄匠度工選木連甃委臨川

縣達魯花赤伯顏將仕專督其事建後堂三間高濶爽

敞於其隙蒔花竹以供眺翫後樹牆屏以障民居堂東

復立屋六間以為驛吏居息之所經始是年臘至正八

年五月落城古之使館必高其閣闕廣其牆垣豐其飲

食芻蕘者將以悅其情而責其事之成功今是驛也棟

宇益弘以待有禮使者之來自舟而登驛俯仰休息得

以小舒其耳目經適其容體思其厚而勉其勞鮑君經

畫之才不於是而著乎君字清之括蒼人

重建孔家渡驛記 明張元正 撫州去郡治東六里許濱

汝水有驛曰孔家渡南通閩廣地北適會府以達京師

創自國初歲久堂廳門廊悉敝成化十六年己亥上虞

陳君輝以夏官主事來同知郡事一至驛輒疾於心慨
然有志重建成化十九年白壬寅自其狀於當道僉是

之逆厚直廣其旁址躬爲畫成規過財用廉者掌其金
能者市其材勤者量其役自壬寅十一月迄癸卯十一
月不踰歲而前廳後堂兩廊鼓樓儀門以次聿新陳君
予庚辰同年進士其佐郡明達勤敏公平不苛民業其
業用能以暇日大新茲驛如此夫古者列國有四鄰之
交入其境而門關道路廬舍川梁修葺之不時猶或議
其失政况撫爲吾江右大郡天子大吏旌節之所恒臨
君於茲驛豈徒爲是興作之功是稱也哉善觀政者其
亦有占於斯

菜園院佛殿記

朱會鞏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

棲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

或以備之錄置其中邇來乞余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

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衆屋

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棲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

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卽其處

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廡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

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

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

用以足役以就自可棲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

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

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

入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

也若可棲之披懷經營拮據纖悉志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

重修復興庵疏引 本朝游東臯庵以重興名則必先

既廢而後復興也先是既廢而可以復興焉知既廢於

今日者不卽復興於今日歟苟存乎其創興之人與助興之人耳郡城之南十里許庵曰復興予從前過之規模弘敞金碧輝煌殆傑然一郭外巨觀全日月幾何乃鞠爲茂草人情樂興而惡廢第難其倡之者丙申季冬善士本顯忽生願力而爲之倡持疏而請曰環庵而居其檀信既莫不有助矣而所由募者狹則王不可以就予曰然與其僅望助於一鄉誠不若持疏通都大邑其應之者廣也唐狄梁公巡撫江南毀祠至千七百所其後神之文雖項王一篇獨存而項王之廟終狄公之身卽復建立至今享祀不替此非復興之明效乎又何疑於是庵也因書此爲之弁

郭潭永興義渡田碑記

本朝孔負錦

郭潭津渡波流壯

濶守津者以私舟迎送客旅任其橫索涉者苦之康熙

戊子予首倡議募同志諸公贖金買田以歲租造備二

舟併時修其損壞月給守者資糧候諸河干客至權發

不索錢文其涯有菴曰永興因以永興名渡與以永其

渡也或曰斯時卽有田矣保無有豪強之侵占奸佃之

霸吞與夫不肖者之藉端而變易者乎又惡乎丞也予

曰鑄諸石焉立石於各田勒爲渡田租數號畷更總勒

石於菴以相符考助內外昭然凡過是田者皆知其爲

渡田人人之所利賴非一家之所得私不惟侵吞患息

卽凡我輩捐貲之後人倘有萌不肖而藉口覬覦者無

論在會與否皆得共攻之則田永垂不朽渡亦永興無

窮矣抑余說更有進于此者太川濟人或梁或舟舟之

勞不如梁之安然梁之成難于舟及其旣壞則故事易

湮向之好義樂施之人與其所施之貨產或渺然不可

求舟雖易壞然壞而修之亦易津不可無舟舟不可無

守舟之人與修之之費一日壞廢則起而詰者紛然併

至雖欲侵占崩吞與藉端變易不可得矣况乎好善樂

施人有同心今予與諸公方創施于前後必有念病涉

而增施者見在之田雖無石其又何慮昔子產以乘輿

濟人孟子譏其不知爲政而舉王政徒枉輿梁以正之

余意川途固不可一槩溱洧渙流或勢不便爲梁但濟

之以舟亦可矣何至以乘輿濟千產有君子之道四此
又不可解者予與諸公力不逮爲梁郭潭沙岸彌七八
里亦非爲梁之地然得此渡與渡田永永不廢遠者近
者往且來者千萬人獲其利其亦古王者爲政之意乎
爰立永興義渡戶名于一都五高尾棗槿另爲輪納而
記其始末于碑

讀千金堤志詩

明謝廷案

堰合戴筐臨星占賢人聚各

負青雲姿竝有滄洲趣弭棹出松林風流美無度練影
金枕分鹵澤瑤溪注旣喜桑麻僥遂令枌樹樹曰余樓
世緇永絕賞心晤徒徹休汝騎終訓如珥賦緬懷靈運
蹤偶從池塘句

新河泛舟詩

明周孔教

千金高堰合百頃清源開方嘆

川爲陸又見水東廻水廻何瀟瀟洗漾洗青壁投檝稽
瑤溪流洙灑金石金石何崔嵬俯流一壯哉昔人埋金
去此地空高臺仙隱不可問倚棹却徘徊徘徊伊水曲
行歌畏景促圓月出高峯扁舟聊獨宿碧水滌煩襟青
山遙遠日晶晶城南隅延光媚靈谷悵然懷昔賢何由

繼芳躅

權歌三首

明陳九川

天上歸來得浪遊畫船一葉當漁

舟兩川春雨烟波濶欸乃中流擁白鷗一金雞雲霧鎖
先邱歲理輕舸塌落楸日暮初開獅子石月明已過虎
頭洲二天漢歸槎向此亭支機枕上夢初醒由來傳說

騎箕尾不必君平問客星

新堤懼歌 明陳九川 障水須教洩水多獨憐顧守議疏

河請看隄水平如掌臨渚成湖不起波 一漢南博說一

星疏時次文昌拱帝車神化獨旋河漢上精光偏燭斗

牛墟

千金陂懼歌 明徐良傳 長樂長寧幾萬家不栽桃李種

桑麻使君挽得天河水散與東風灌稻花一靈谷銅陵

眼裏稀汝川森渺弄晴暉雙懸翠巘雲爲障直下瑤江

玉作圍 二七郎廟前汝水深髮髮崑花垂暮陰漁舟莫

認桃源路溪水溪花何處尋 三黃塘口外棹歌收坐看

巴華幾派流壘鼓正翻獅子峽鳴笳已近虎頭洲 四

千金陂詩 明舒化

天源紆繞護江城南粵飛龍水界平

上下魚鱗千縷合縱橫鳥羽一帆輕豹嶼坐轉星槎近

羊角騎遊雪浪明四百年來豐樂地何當重醉傍沙行

前題 明劉俞清

平原舊跡墮畦陰賈讓難將上策尋烏

石千帆愁載碗 少時見專官督

玉華一路倦輸金春江

花草吟幽勝曉雨魚龍撥浪深幾度疎鐘斜日外埭行

耳耳悅鯨音

前題 明胡先覺 道土驅羊到汝陰何年鎖鑰更追尋青袍澣滌千章玉書帶橫拖一軟金花點文瀾雲影瀾草添詩思雪光深扁舟一葉頻來往白鳥時常寄好音

前題 本朝劉玉璣

誰摹灌口犀牛像更鑄金人脇下文

一水湯湯環郭遠，千流細細入渠分。正看雪浪連天長，忽聽雷潮觸岸殷。多少老農懷帝力，閑依古廟話斜曛。
前題 本朝胡亦堂 汝水南來爲盱江，由盱而東達文昌。

巖嶺峯前故線繞，北合臨川趨豫章。昭武沃壤日灌注，連橋舳舻行旅至。農夫力作商賈藏，閭閻往往稱繁庶。中唐春水泛桃花，正流忽湮漲泥沙。支港橫溢二十里，地亡鉅利人咨嗟。蒿目時艱良宰守，先後設岐當決口。成毀無常繼李公，陂築千金名不朽。歲久復患潰激衝，明古郡伯運神工。度形取石高低布，鐵犀一鑄驚蛟龍。從此洪波循故道，安瀾不驚民永保。河東耕播歌康衢，桑麻藝藝禾不稿。周鼎風物懷前賢，與神除害心惓惓。

千來蒙業亦何幸，徜徉水滸臨潺湲。石不爛兮河不改。

鴻猷駿烈億萬載。

前題

本朝游煥

刺史曾爲均水法，犁龍秧馬競相尋。至

今白石層層玉已攏，黃沙片片金兩岸。人家迴久照一江木葉下，秋深長澁似帶分山色。乳燕浮鷗盡好音。

前題

本朝丁弘壽

每來江滸坐藤陰，宇觸殘碑尚可尋。

繞郭盡收盱邵水，修隄難問華山金。鐵犀鑄像摩挲古，銅馬連營感慨深。何幸太平風景復幽篁，寺裏納潮音。前題 本朝龍守樸 波濤萬頃地陰陰，倚棹曾經次第尋。

正氣全收回，二水嘉名筆錫直。千金文犀服勝臨流壯，白鳥忘機狎浪深。民事相關循吏績，平原渤海嗣徽音。

前題 本朝楊貞傳

晴障狂瀾紀石陰大川東逝脉堪尋

冷泉不用勞沉壁華蓋何須費稅金召伯康同遺澤久

白公渠讓滫流深叢祠水許紛迎送一曲巫歌盡楚音

前題 本朝李來泰

土垠已續華陵績渤海平原次第尋

冉冉溪光城抱珥酌原野地流金五峯雲色頻來往

萬壑秋聲自淺深木葉桃花無恙否靈山風雨亦湖音

前題 本朝李茹夏

障遏狂瀾汝水陰鱗差巨石累千尋

宜房白馬同沈壁離碑文犀更冶金穀實秋連黃綺錯

桃花春漾碧流深義仍賦後無消息載筆何人許嗣音

早發臨川經回龍寺觀畫壁詩

宋劉弁

黎明出故壘得

此室王宮結廬知何年十里巒岡重居然謝埃埽窳窳

關房魏籙篋漏初日雲木涼高風直疑天邊秋六月到

此中壁端故時筆磊落空王容許言竺乾客燕坐長年

逢我來偶拭目滯念爲一空野僧強留遲和飯延高春

王程迫星火持語勿惱儂方慚簡書畏何計棲狂逢

水滸寺贈郁源上人詩

本朝丁弘壽

門對長河水禪心

與共青山能迴晚照鳥解作春聲愛畫如成癖談詩不

近名坐來諸念靜吾以濯塵纓

景呂掌教招遊水滸諸勝口占卽事詩

本朝饒宇樸旅

舍靜無事因君竟日遊千金禪味勝多寶法幢幽酌茗

了殘帙看雲失舊愁塵纓如何濯吾意在滄洲

出城東見新漲詩

本朝黃石麟

乍見春江濶洋洋望末

奔日光危出沒雨氣幻朝昏綠泛蘆芽岸黃圍木葉村
滔天如不極何日滙章門

瑤湖棹歌

本朝游滌

峴臺棨戟倚城雄錦纜牙檣照浪

紅一片明湖開曙色聲聲歌作大江東一瑤湖西望久
陽斜擬泛銀河幾度槎明月一輪天上滿清光散落萬
人家文昌橫亘名虹長夏日清風冬日霜奇絕獅猊
江外遶虎牙不敢鬪聲光三泮水宮牆立岸頭當年玉
鑑豈沉浮波紋却想清光遠絃誦聲餘一色秋

涉菱塘集鄧楚萬飲莫歸詩

本朝黃石麟

秋水中流可

嘆啼行行不楚禱莽微雲如有意陶公出風若無情列

子歸

源亭詩

未識

露漿依灘急霜颺入鬢清秋痕到晴樹

江勢擁孤城野鶴疑仙分檣烏伴水程故園千嶂外白

首不勝情



